



古傳快漢製  
上

DE 12  
15/10  
9





仁12  
15/0  
9

曲江書屋新訂批註左傳快讀卷十一

晉杜預元凱先生原註  
唐陸元朗德明先生音義

同學諸子參閱

善化李紹崧品選訂

林堯叟唐翁  
朱雨周翰兩先生恭註

本朝馮李聯天閣  
浩大瀛兩先生批評

男  
豫道 泰道 恆道 萃道  
校字

公名午成公姜定姒之于四歲即位在三  
十一年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自元年起至十四年止

襄公上

九月辛酉天王

鄭成十 晉悼公 衛獻公 蔡景公 曹成公 齊靈公 宋平  
三年 元年 五年 二十年 六年 十年 四年

虢靈王

簡王十 元年 杞桓公六 陳成公二 秦景公 楚共王 吳子壽夢  
四年 十五年 十七年 五年 十九年 十四年

新訂左傳快讀

襄公上



九月邾子來朝冬衛侯使公孫剽匹妙反

來聘晉侯使荀罃來聘

邾宜 襄公新立 故曰禮也 公孫剽也 卽荀罃也 黑背子 知去声

九月邾子來朝禮也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以小事大 字小

來聘禮也凡諸侯卽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繼先君之好 謀國家之事 補過闕之舉

焉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

靈王元年 二年

鄭成公卒子髡 立是爲僖公

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秋七月己

襄公嫡母

丑葬我小君齊姜

榘木 榘初觀

夏齊姜薨初穆姜使擇美榘以自爲榘初觀

頌琴猶言雅琴 皆欲以送終 取穆姜所爲之榘 與琴以葬齊姜

與頌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

新訂左傳

卷之十一

襄公上

二

此篇先案後斷斷語初有兩層前據禮直其其逆後又引詩曲識其不哲而引詩又有兩層前順字猶其就齊姜立論後又轉出君守祖字非但使妾以婦而逆姑且使君順死而逆祖說進

禮字三點兩分一總凡兩層前據禮論理語簡而意該



一步愈見季孫之不哲也末不更著論斷蓋意已見於中一語矣

擇字見費善心美字見不易得自為見婦不養姑君不悉界絕妙筆法字字伏一篇之案

○愚謂穆姜迎喬如何欲廢成公逐季孟若不幸而中則國祚尚不可卜奚暇保有美擯哉跡其所行其亦武墨之類也宜不為國人所尊而自擯以為榘焉季孫故為逆禮如穆姜者天豈猶令享美擯歟是必不然也

禮以順為敬無所違逆

為婦之道將以奉養其姑者

穆姜成公母齊姜成公妻今取穆姜之美槓以葬齊姜是虧損其姑以成就其婦其為不

無所逆婦養

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

順莫大 大雅抑於此 之篇

哲人智人也

話言古之善言也

無不順德

大焉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

季孫於是為不哲矣且姜氏君之妣也詩

悉進也 昇與也

洽合

齊姜襄公 周頌豐之嫡母 年篇

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

窮季氏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也

借

二年

六月庚辰鄭伯踰反

卒

晉師宋師衛

曰乘鄭喪而侵之失盟主之道矣

甯殖侵鄭

請從晉以避楚役猶負擔而欲息肩

楚共王因救鄭故與晉戰于鄆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于晉公曰楚君以

陵晉呂錡射○息肩集矢中共王之目 下字甚新

楚子任此患非為他人

為我故也

鄭故親集矢于其目非異人任寡人也

今若背楚從晉

是讓其救我之力與盟誓之言

其誰肯來親暱我

免我棄力與言之過

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免寡人唯

此文為後子駟從楚同盟于戲數篇提綱直貫至三禩以後蓋又一轉關處也前請息肩後云宜命從晉從楚都有一番議論子駟固一時狡黠之雄矣



按鄭伯感恩子駟愛君以情理論兩人俱有天良未為過也然從晉背楚亦是正經但此時楚勢方強晉悼新立若從之而不能庇我將若何官命未改子駟殆別有會心焉謂其從君亂命非也且鄭伯之命非亂也仁心也讀者審之

王氏葆曰諸侯之大夫事會以謀鄭政在大夫也

唯汝一  
三子

攝君  
事

為正  
卿

以其附  
楚故

一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

當國子駟為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諸

成公未葬嗣君未免喪故云未改不欲違先君意也

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

二年

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營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于戚○冬復會滕

入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戚衛邑晉故謀討之

虎牢鄭舊邑今屬晉獻子請築虎牢以備之

會于戚謀鄭故也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

苟營也

去年韓厥帥師伐鄭與諸國之大夫次于鄆

齊崔杼有不服晉之言獻子以其言

偏鄭知武子曰善鄆之會吾子聞崔子

告知武子故曰汝昔日聽聞共言今齊果不來會矣

言亦不來會于戚者

皆畏齊故也

之言今不來矣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

不獨憂鄭不服且憂齊不服也

我將汝請城虎牢之言復請命于君

然後請齊共城虎牢

也寡君之憂不唯鄭營將復於寡君而請

請城虎牢不唯偏鄭兼可謀齊文從憂鄭說到憂齊從憂齊說到請齊從請齊分出得請不得請兩意往復卻一筆仍收到請城虎牢上來總見不論得請不得請而城虎牢之策善之善者也通篇極贊獻子筆意圓活如珠走盤以一請字領下四請字以一吾子領下兩吾子以一寡君結上兩寡君用筆無一毫偏枯最行



文細密處

以觀其得齊人從我之請而如此則是若齊不從我之請

於齊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若不得請事

將先伐齊未暇治鄭今汝請城虎牢服鄭以息征伐則諸侯皆受其福

將在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豈唯寡君

武子名杼

賴之。○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

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畏遂帥小國而來會焉

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遂城虎

此節句結應前篇孟獻子之謀誠善知武子之言亦實佳看他朗朗數言有許多擒縱在內宜其謀定而事無不成也

牢鄭人乃成

靈王三年

杜註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識胡傳云云今王臣下與諸侯約誓諸侯亦敢上與王臣要言斯

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

大亂之道也則亦不待書同盟而罪自見矣○宜從胡傳為是

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

雞澤衛地

雞澤 在廣平府曲梁縣西南後漢志曲梁侯國有雞澤今曲梁故城在直隸廣平府東北

澤

去年鄭人行成于晉

晉為鄭服故且欲修吳好將合諸侯

既服鄭又欲修和好于吳

將合諸侯而會盟



鄭服吳好所不盡協者齊耳一經說破便不雷餘地文妙于籠絡也以謀不協難為不協針鋒相對使千載下猶嘆其詞令之工

使士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

范宣子 言我晉君所以不易杜註謂多難命我來汝齊者周註謂五穀不熟

不虞之不戒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

又以不可虞度之事無所戒備 一二兄弟泛言諸侯之國不單指同姓者 相見 會盟

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句乞盟齊侯欲勿

以圖謀諸侯 請齊君靈公 有不協和者 親身降臨 故使句特來 先如齊求盟 靈公欲不許 士句之請

許而難為不協乃盟於彤外六月公會

當時諸侯皆服晉 故難于獨為不協 乃與士句盟 彤水即時水也 于彤水之外 平地出泉曰彤

單頃公及諸侯亡未同盟于雞澤晉侯使

單頃公王卿士晉悼公欲復 霸假寵于周故單子入會 吳通中國道自淮南故 道遠多難 晉使人逆吳子于淮上 故不至

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三年 祁奚舉善

為中軍尉 悼公問誰人可 請致仕焉 以嗣續斯職 祁奚舉解 解狐素與 祁奚有仇 狐以白代 祁奚有仇

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

將立解狐 為尉而死 午祁奚之子言 可以為中軍尉

將立之而卒又問焉對曰午也可於是羊

羊舌職佐祁奚 者至是亦死矣 悼公又問於祁奚曰 誰人可以代職位者 字伯華羊 舌職之子 昌石 切

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

稱解狐獨註一句以午 赤不待註也又問乃重 上段一問字代之乃對 上段一嗣字只此三句

是見悼公和戎而至也 想壽夢如此亦大斟酌 在

此篇前案後斷斷法先 將君子提一句下分兩 層一層引書結謂字一 層引詩結能舉善而於 能舉善用一順一倒連 點兩遍極力贊揚以其 事本令人欽服不置也 稱解狐獨註一句以午 赤不待註也又問乃重 上段一問字代之乃對 上段一嗣字只此三句



針線細密極矣兩也可與稱解狐一順一倒之筆

彼是三項下兩層亦都三排說去合之通體成三叠文法相題立格自古已然

不詔三句就心上說得舉三句就事上說唯其有之於心故其事似之於外下一層即申說上一層耳

劉開侯曰後世若蕭何之舉曹參謝安之薦謝元曹彬之薦曹瑋皆儒行所謂內舉不辟親外舉不辟怨者也

談後世欲中傷人者則托之舉仇如盧杞之於顏魯公欲營私者則托之舉親如秦檜之於子瞻遂令人有善不可為之慨然卒不能貽譏於首善之人惟平日有以信其君亦必舉仇在前舉子在後祁奚之自處蓋有苦心矣

也可於是使祁午為中軍尉於胃切羊舌赤佐

之君子謂祁奚於是能舉善上声矣下同稱其讎

非諂媚以求釋怨也立其子亦以其才也非親比以私其子也既舉其己之子又舉其佐之子舉雖偏亦不為阿黨

不為諂立其子不為比去声舉其偏不為黨

洪範商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上声其祁奚之

謂矣解狐得舉祁午得位伯華得官建一

物三事也言立一官而得能舉人才夫惟祁奚是善人故舉得位得官三事皆成之善也所舉者皆其善類

官而三物成能舉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

類小雅裳裳惟己是有者華篇德之人是以所舉者皆與己相似之矣惟其有之焉

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祁奚有焉

三年 晉侯使魏絳佐新軍

晉悼公會諸侯于雞澤其弟揚子亂行陣於曲梁之地於曲梁魏絳戮其

晉侯之弟揚干揚干之亂行音杭於曲梁魏絳戮其

僕揚干之怒魏絳擅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

赤時為中軍尉佐本以為晉之榮

襄公上 七 曲江書屋



此篇敘魏絳事卻全注

意晉侯開手從晉侯之

弟絳起便伏通篇之脈

晉侯之怒魏絳在此而

禮魏絳亦在此篇中如

讀其書既而出都着意

描寫而終以晉侯許魏

絳能以刑佐民作結蓋

論事則以魏絳為重論

文則以晉侯為主作者

筆端經緯如妙手畫松

雙管齊下也

羊舌赤不解之解不讚

之讚絕妙辭令若一語

鈍置則通篇少神理矣

一面言一面至一面授

書一面伏劍一面壯之

一面讀書一面跳出寫

得一時之事奕奕紙上

描寫晉國君臣英氣勃

勃的是寫生妙手

按君合諸侯臣敢不敬

兩語便將悼公十分怒

心化作十分懼心開口

使臣斯司馬討亂行者

戮其僕如

吾弟被戮

不可失

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

絳之為人 無有貳心 不為苟生 以避患難 不求苟免 以逃典刑

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 難 有罪不逃

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

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

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眾以順為

武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

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

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

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請歸死

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

戮揚干也 恥辱甚矣 此刑也

守官治軍行法雖有死難不致

違犯法令縱舍罪人是為共敬

今君之師眾乃有 若執事之臣畏死

亂行者既不武矣 而廢法是不敬也

敬君師不武 執事不敬 罪莫大焉

臣懼其 死以及揚干 無所逃罪 不能致訓

至於用 鉞臣之罪重 敢有不從 以怒君心

請歸死 於司寇公 跣而出 曰寡人之言親愛也

是乃臣治軍 敢不從君 命以受戮 心之怒 請致臣尸於 司寇使戮之

是乃臣治軍 敢不從君 命以受戮 心之怒 請致臣尸於 司寇使戮之

是乃臣治軍 敢不從君 命以受戮 心之怒 請致臣尸於 司寇使戮之

是乃臣治軍 敢不從君 命以受戮 心之怒 請致臣尸於 司寇使戮之



俞寧世曰書辭從公口中讀出方不費筆墨拙手逐節爲之而神氣亡矣

子以揚于亂乃軍禮行而戮其僕之正也

是我乎日不能以禮教訓

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

使一旦干犯軍旅之大命

子無自殺以重增我之過失

于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

敢請子無死以輕我之過焉

以魏絳用刑當罪是能以刑佐治民之事矣

反自雞澤

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

即以晉侯讚語作結帶斷帶絛照應首尾章法渾成一片若讚了魏絳又讚晉侯便與通篇串說格律不合

之役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禮食口正義曰禮食者若公食大夫禮以大夫爲賓也

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張老爲中軍司馬

士富士會之別族

士富爲候奄

陳成公卒子弱立是爲哀公

靈王三年四年

夏叔孫豹如晉

知武子聘在元年

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

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晉侯享之金

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首文王大明綿三篇

工樂人也歌大雅之

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

又歌小雅之首鹿鳴每歌一曲穆四牡皇皇者華三篇叔一拜謝

行人通使之官子員其名問穆叔所以拜不拜之故

拜歌鹿鳴之三三拜韓獻子使行人子員

九夏一日王夏二曰肆夏三曰韶夏四曰納夏五曰章夏六曰齊夏七曰旅夏八曰咳夏九曰騶夏

兩番不拜淺疑又是甯武舊套不料忽然三拜故兩不拜不問至三拜而後問也問意拜不拜

襄公上九



平而略重拜細故答者亦於大略而於細之細者特詳

問之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

左翼本是晉人失禮卻訝穆叔不知禮何禮一問語甚嚴切穆叔卻將禮字藏過只將己所以不拜與重拜之故逐一闡明而晉之失禮自得於意言之表問意拜不拜本平重答於不拜從略於拜加詳者王或庵所謂揜其惡而揚其美是也鹿鳴三章尤詳於皇華固文章伸縮化板為活之妙亦因此詩有敘誨之益故殷勤致謝立言尤為得體若無故杜撰隨意增減豈復成

之以樂以辱吾子吾子舍其大而重拜

其細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

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文王兩君相

見之樂也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嘉寡君

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

敢不重拜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諮

於周臣聞之訪問於善為咨咨親為詢

咨禮為度咨事為諏咨難為謀臣

獲五善敢不重拜

此我所勤勞也今晉君以此詩勞我此我所以再拜

四牡之詩言使臣乘彼四牡騶駟然行不止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臣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教之當諮于忠信之人以補己之不及忠信為周其詩

曰周爰咨諏諮謀諮度諮詢穆叔言我聞詩取諮字之

言必諮此四者於忠信之人義言訪問善道乃謂之諮

曰度曰諏曰詢曰親戚

曰周爰咨諏諮謀諮度諮詢穆叔言我聞詩取諮字之

曰度曰諏曰詢曰親戚

曰周爰咨諏諮謀諮度諮詢穆叔言我聞詩取諮字之

曰度曰諏曰詢曰親戚

曰周爰咨諏諮謀諮度諮詢穆叔言我聞詩取諮字之

曰度曰諏曰詢曰親戚

曰周爰咨諏諮謀諮度諮詢穆叔言我聞詩取諮字之

曰度曰諏曰詢曰親戚

曰周爰咨諏諮謀諮度諮詢穆叔言我聞詩取諮字之



四年

魏絳論和戎

無終山戎國名子爵嘉父其君名也

孟樂無終之臣

莊子魏絳也孟樂因之以貢虎豹之皮于晉

無終于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

請晉國與諸戎結和

悼公謂戎狄之性少親睦之意多貪冒之心

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

陳舊屬楚去年方新乞和于晉

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

新服新和其心未固將觀我有德則從無德則觀我國之政行何如違德字是立言主意

我今若勞兵以伐諸戎

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戎

**無終** 今直隸順天府玉田縣西有古無終城

此篇以敘議夾寫之格運添賓陪主之法前半極言伐戎之害後半極言和戎之利一反一正恰作首尾中間忽將好田間斷作波以賓插主以主包賓合之便是後人兩頭遙對法門左氏蓋無格不有也

伐戎先有五不可御用暗說故說與後有五利明說整說相對而不反復也

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

戎狄之人

俞云得重無異禽獸

得小大大甚不

夏訓夏書

戎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上同訓

有窮國名后君也羿其君之號此語本為田獵開端是提句因公問便仕

公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左翼云突問想見英主警懼

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對曰昔

夏禹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妙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為君國號有窮鉏羿本國名

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

奪夏之天下而不改國號

羿專恃其善射

不修埋治民之政事

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

單說印戎只未改足矣然殊苦寂寥添人中則一段諷諫遠引許多故事便增許多排場最是憑空設色極絢爛可觀文字

**有窮** 水經注窮水出安豐縣窮谷在今江南潁州府霍邱縣西

**鉏** 今河南衛輝府滑縣東十五里有鉏城



寒

北海平壽東有寒亭寒亭在今山東萊州府濰縣東北五十里

獨魏絳故以不修民事淫于原獸發論而共旨專拈德字作主腦前有德無德對提中兩番反正點醒未亦用兩層正透作結中間詳無德而略有德者以悼公欲伐戎也故句句暗講無德作對面針灸見他效驗如此其極而有德之效驗亦即不爽矣悼公卓犖英主那得不猛然覺悟奚待馳三十里哉緣只是秉性直撲無復乃

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

而淫縱其欲于原野以取禽獸

四子皆羿之賢臣盡棄而不用

寒泥

寒泥乃伯明氏好讒之子弟也

寒泥

惡其好讒棄之而不用

夷羿之氏收

信從具讒而使用之以為己之輔相

寒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相

行詔媚于

內侍宮人

施賄賂于外廷卿士

又設法欺弄百姓而使

泥行媚于內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

凡此皆從所樹立詐偽邪慝之行以謀取羿之國家

總論一筆以醒括讒字作用

羿于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

其氣剛健而不屈故一聞羿便問如何說

改總斷后羿一筆

而歸國

將自田獵

殺羿而取其肉

當懲就要和戎非直撲而何假當時絳若旁搜遠引而事務披鱗履

尾謂欲回天之怒者吾知鮮濟矣妙在不將五

利弊接無乃不可之後

必待其日反而始擊

言之鮮不傾心聽受者以體用兼盡之言裁成奇維正則之文何取乎海而豈樓虛空幻彩耳

以食

音嗣

其子其子不忍食諸死于窮門靡

奔有鬲

音章

氏泯因羿室生澆

及豷

特

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斟

有鬲

平原鬲縣今山東濟南府德平縣東一里有故鬲城

灌

反古亂

及斟尋氏處澆于過

處豷于戈

新訂左傳快讀

卷之二十一

襄公上

十二



斟灌壽 樂安壽 光縣東

南有灌亭今斟灌 城在山東青州府 壽光縣東北 北海平壽縣東南有 斟亭今斟亭在萊 州府濰縣西南

引來以羿為主故將混 歸併有窮此賓主不離 法下引虞微亦所以證 后羿也非另起一頭

○愚謂要如中間一大 幅原是憑空結撰文字 若有意若無意主意至 為無德作榜樣則以引 羿為主然始從夏衰敘 入末仍歸到夏與着他 如何回復公問若直接 敘少康有德不惟不敘

公問自已亦涉支吾若 徑數和戎五利事言絕 不相聯公亦不免逆耳 若遂止而無言真是說 的閉話最妙恰好想出 虞微兩層仍以夏禹托 出后羿映合引旨而又 借武王以勵公自下此 於虞人令公自然夢醒 未只用一筆束住而正 意仍是影射此憑空結 撰文字虛虛實實有影 無形所以為極奇離而 歸于正則者也

○前面俱是開散錯落 不能拍合本位必須虞 微一段挑偶齊整之文 方能聚精會神緊落本 位亦易為力矣妙仍以 微配訓脈絡貫穿始終

○應上 一筆

收斟灌二國舊日之餘 民以共滅湼燼餘也

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才刃以滅湼而立

仲康 后少 康之子

少康少康滅澆于過后杼直呂滅豷于戈有

湼因羿室故不改有 失棄賢用讒之故 窮之號。是結一筆也。○又斷一筆

窮由是遂亡失人故也。昔周辛甲之為犬

使百官各以所居官事 為箴辭以戒王之闕失

虞人掌田獵之官 其為箴辭有曰

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闕於虞人之箴曰。芒

芒芒遠貌禹跡謂 畫別而為荆梁雍豫 大禹所行之踪跡 徐揚青兗冀九州 經營啓闢九 於是人民有寢以安 州之道路 其生有廟以祀其親

芒禹跡畫平麥為九州。經啓九道陶上民有寢

而禽獸亦有茂草 人物鬼神乃各 以養其生藏其身 得有所居處 如此其不擾亂 在昔夷羿

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在帝夷

冒食于原 野田獵

亡其國家當 憂恤之事

而徒思念取禽獸之麀牡 獸之雌者為麀雄者為牡 有國

羿冒于原獸亡其國恤而思其麀牡武

者原不可以武事為重 夷羿數重武事雖得有夏天下 獸臣虞人自稱言我 所司者原野之事

不可重用不恢苦回于夏家獸臣司原敢告

敢以后羿好田之事告我 此蓋周虞人之箴辭如其可畏 傳言魏絳因悼 君之御僕言不敢斥尊也 聞此箴者可不以后羿為懲戒乎 公好田故就和

僕夫虞箴如是可不懲乎於是晉侯好田

我而并及以諷諫之○ 上面全不曾說到和戎公偏自悟出然則二 此句乃作者故開作波 字語脈確有來歷如此神會非英主不能

故魏絳及之。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



燦然虞箴於是兩語不可徒謂為引箴作結要

應聲而答胸有成竹前言欲伐之害此言和戎之利

薦聚也服虔云薦草也言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也

以財貨為貴重以土地為輕易

看他言有德者如此無德者如彼原是借虞人之箴為引箴作斷案故

與之貨物可以賈易其土地

其利與戎為和則晉之邊鄙無所聲懼

使庶民皆得務稼穡者得狎習于田野以成其耕作

此兩語直包括中間一大幅方得讀者審之

收獲之功

言其近者

言其遠者也

披五利不是泛泛指數一言致成人之利可以

成功一也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

而用德以為遠之戎狄諸侯皆服

也頓壞

和而得二言和戎而晉反安享自然之利何必

三也以德綏戎師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

而用德以為遠之戎狄諸侯皆服

也頓壞

薄取戎土焉此兩番一翻一駁三言和戎可以

圖之公說使魏絳盟諸戎修民事田以

傳言悼公能納諫善謀○盟戎已結和戎正案以德修民

田獵以時乃隨手帶結賓主章法完密筆法簡老相準真

服其利溥矣豈止和戎哉應僕戎失華兩句此

是匠造

是匠造

是匠造

矣卓然名臣風度愚最愛鑑于后羿而用德

四年

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

不見經

狐駘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

邾人莒人伐郕

臧紇

救郕侵邾敗於

今在山東兗州府滕縣東南二十里

狐駘

臧紇

救郕侵邾敗於

孔疏髮麻髮合結謂髮麻與髮相伴

狐駘

國人逆喪者皆髮

魯於是乎始

斤丁巳事

襄公上

十四

十四



結之也此從鄭眾說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額上鄭元以為去纒而紛皆非

嘲諷文字不墮惡道詞醞藉而法工緻也讀者於此知雅俗之辨則得之矣

雖嘲諷而其音殊哀其節殊促其辭殊怨毒細味之與于思情事固各別矣

國人誦歌以譏之

臧紇時服狐裘

鬻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馮氏裘支韻叶奇敗我於狐

駘馮氏我君小子朱或作朱儒儒是使朱儒朱儒使

我敗於邾馮氏謂六句凡三易韻

著其姓而諱其名仰寫其服并寫其貌使人聞之宛然失笑不其也與于思之諷恰作一對而用意更巧用字更精因駘駘邾邾一狐裘以點染之因敗于邾連呼朱儒以點染之同字相嘲同音相諷精巧絕人而一結中又以小字相陪連我君亦嘲諷在內章法一絲不苟笑罵文章不謂奇雋至此

上氏葆曰此葬定姒襄公之母也定十五年書四年葬定姒哀公之母也自襄至哀涉世未久不應皆諡曰定其必有誤

此寫季孫目無君母前為匠慶正論所責後為匠慶權術所制末引志作斷恰好上句結前一句層下句結後一層文意簡而足也

秋七月戊子夫人姒氏薨八月辛亥

成公妾襄公母姒姓○高氏開曰襄公以夫人之禮葬之○家氏鉉翁曰此成公妾也前年書夫人姜氏有兩夫人不加貶而義自見矣○王氏錫爵曰定姒非嫡夫人故文子不欲成其為小君之喪

葬我小君定姒

觀內棺喪反哭而祭謂虞○愚按無槨不虞句無棺槨而又不虞備故匠慶請木而以非禮待小君

秋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槨不虞匠慶請

小君非他襄公之母既慢

文子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不終

其母則不襄公若長而知之終事襄公必將責備於子

君也君長上声誰受其咎初季孫為己樹六



張悔拜曰略之一字豈當國大臣所為匠慶即用蒲圃之木妙得處無禮之法

吳氏徵曰信宜襄昭四亥母羣臣皆逢君之意而尊其母及定哀之際君弱臣強嗣君之母先君之嫡夫人也乃敢蔑視共君而卑其母焉甚矣魯道之衰也

蒲圃場圃名文于樹

為定妣請

不以道取為略略掠作觀之木也故云多行無禮

櫨於蒲圃東門之外匠慶請木季孫曰略

御止也屈於理而不敢止

此言始則季孫取陽

匠慶用蒲圃之櫨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

姜之櫨以葬齊姜今則匠慶又取季孫之櫨以葬定妣正昭人多行無禮必自及也之古語

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按匠慶請木必是請蒲圃之櫨故季孫曰略令其無盡取也及匠慶盡用其所樹六櫨而季孫亦不御止杜注以略與掠通謂不以道取周聘侯謂掠取他人之木張悔其竟執略字以責季孫三公所論皆未甚確於時襄公幼穉國政咸出季孫今不以婦禮待定妣季孫亦不為過君長誰受具答謂與莫謂謂今日不言則定妣迥不同季妣之死矣夫何有哉特是三思而行拘泥不知變爾非謂其無禮也傳引志所謂作斷蓋追答其取穆姜之櫨以葬齊姜為逆禮故今日人之心已愧不得不白及於禮也謂其目無君母未必其然

靈王 四年 五年 陳哀公 元年

十有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

魯之諸大夫入而殯斂葬公亦在階西向言眾入屬耳目也 之家臣具治家器之

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

所有以為喪 葬之備用

家器為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

器無貴重之物或云無重複器備亦可 傳言君子觀其恭儉於私家是以知其心忠愛於公室

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

按四無字句平重前以一為字領起末以一無字總結語簡而意該斷以相三君而無私積只表其恭儉自持為忠絕不及伴件政事左氏亦高有隱揚微意在可不謂忠乎忠字正與夫子斷子文三仕三已同意要將忠字看得鬆活



着死相便小視作者矣

○玩是以知三字  
便不曾呆講忠字

文宣  
成

左翼云文子行徑較貪  
汚者固有間然亦不廉  
曲謹耳以此謂忠於公  
室吾未之敢信也試看  
輔相三君那一件是公  
爾忘私否

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

可不謂忠乎

獨行父匪身行跡惟逐莒僕一件特地可稱然亦是有所挾而為者也若於襄  
仲殺視及惡行父絕不正大義于當時及襄仲欲去三桓以張公室始援殺適  
立庶之罪以逐之其始假公濟私歟乃欲蓋而彌彰矣他如逆取穆姜之蠱不  
成定似之喪君子謂之無禮無義者亦惡其以私誤公耳國爾公爾歷歷如斯  
一廉潔之介操曾何補於大節哉愚故謂忠字莫作死相有以夫

杞桓公卒于句  
立是為考公

六年

靈王  
六年

七年

元年 立其子嘉是為簡公  
是年季武子城費費季氏私邑勞民妄興  
是役強私弱公之萌也故春秋直書城費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

周時四月夏 卜吉日而郊祀  
時春二月也 三卜而皆不吉

乃不郊而縱  
其牲牲牛也

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言我今乃知卜  
筮之有神也

后稷周之始祖能播百穀者郊  
以祭天醜享后稷所以祈穀也

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祀后稷以祈農

啓蟄夏正建寅之月 啓蟄後春分也  
是時即郊以祈穀 乃擇日而耕 而後郊

事也。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分明譏其不能敬天勤  
民然直說吾乃知有鬼  
神便沒趣妙於隔一層  
作諷刺也連寫四郊字  
亦疊疊如貫珠

新訂左傳

襄公上

十七

由工書



卜郊宜其不從也

宜其卜之不吉也

七年 韓厥請老

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族穆子有廢疾

穆子韓無忌也成公十八年晉侯使為公族大夫

立之以繼 辭不肯立引召南 言豈不欲早夜而行懼多露 小雅南

將立之辭曰詩曰豈不夙夜畏行多露又

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無忌不才讓其可

按先輩皆謂無忌舉起可立不用實說只虛提一筆隨以蘇作證即好仁之目亦不用實說只虛點一筆隨以引詩釋詩作斷愚謂不然舉賢讓能於君父之前必實陳所見而後謂之忠誠懇切如祁奚舉子也是也豈以人云亦云可乎借

賢人以證其品詣於舉他人則可也於舉兄弟則未可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尚得謂仁乎謂立起不用實說愚以機巧待君父其讓亦偽矣據愚見以仁屬田蘇以好字為起定論所謂居視其所與也如此則引好是正直之詩便有根脚遂釋此句以下立之必可受福也故敢妄泰旁註謂當於曰字上添註一可字讀使前後兩可字反正呼應有決然要立之意直言其正直則有功於國介福則克昌於家也忠誠懇切溢於唇齒故晉侯亦以仁嘉之先輩之論枉註誤之

起無忌之弟宜子也

乎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詩曰

靖其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恤民為德正直為正正曲為直參和

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之立之不亦

可乎庚戌使宣子朝遂老晉侯謂韓無

田蘇晉之賢人杜註蘇言起好仁○愚謂當作無忌起嘗與共游贊起好仁於曰字上加一可字着解

小雅小雅靖與靜同言君子當惟好此正直之如此則神明亦介助以安靜共職所居之位一人以與助也默而聽之景大之福

夫靖共爾位則有德以正直以己之正正德正直三者和備則必以恤民為德己心為正人之曲為直不失本心之明德是

為仁起能好神明必介福必降之○玩此句則上釋詩分明是贊起無疑

使韓起嗣卿位而朝于君致仕



也。一辭一舉俱引詩辭作例。意味新鮮。詩序所謂其言粹然無不出於正者也。

以無忌能讓。掌主也使主謂之為仁。之為師長也。

忘仁。使掌公族大夫。

七年

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

武子季文子之

拜緩報非

此篇描寫辭令評斷色色精妙。總以簡雋擅場。

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而尋孫桓

盟在成

襄公登級文子亦同登

穆子叔孫豹也相相禮也

子之盟。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趨進曰。諸

言從來諸

我魯君未嘗居衛君

今吾子以衛臣而與我魯君並登不肯後一等

穆子辭令極其安頓。委婉不說客當後。只說寡君未嘗後。不說客太過。只說寡君未知所過。說到本人只一點便住。蓋惟恐其有慚色也。

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今吾子不後寡

秋註言寡君未知有何過失而致此不遜。○馮氏云過字對後字。公登亦登。欲先拾一級而不可得。緩也。

無辭以答穆叔

公登亦登。衡也。亦無後容。委蛇也未。以一句雙

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孫子無辭

亦不以為失禮

為人臣而以君禮自處

左翼云。孫林父在國。儼如二君。橫暴已久。魯廷之衡乃故態之流露耳。

亦無後容。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君過

人責其過而

此乃取亡之本原也。詩召南言人臣退朝而食於家。自公門猶不自後。故為十四年逐君張本。羔羊篇出入於私門。無不委蛇。順禮

於危

君四字。嚴冷不減。秋霜結語。尤蘊藉有味。

而不後。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

從順也。○補正傳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

衡橫也。○補正傳氏曰。委蛇自得之貌。順道則

委蛇是絕好字。面一經洗滌。便有許多破綻。自

以支。委蛇。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

借老詩後。不謂又有此評駁也。區說詩而解此。願否。



靈王七年

八年

鄭簡公元年

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

子國穆公之子名發子耳子良之子名輒蔡黨於楚二子侵蔡以求媚於晉也

燮蔡莊公子

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燮鄭人

言鄭乃小國不務修文德而徒尚武功

皆喜唯子產不順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

楚人為蔡之故而來伐鄭

鄭能不懼而服楚乎

從楚則晉又來討

功禍莫大焉楚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

晉楚兩國迭來伐鄭自今以往不着一不出四五年之外鄭無安寧之歲矣字便曲

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鄭國不四五年弗

其父怒其多言

國家有大命令

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有大命而

自有正卿主其謀議

汝乃重耳安敢僭言

必將受其刑戮矣後果晉楚交伐而子產之言驗矣

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

八年

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

子囊莊王之子公子貞也五年初為令尹

冬楚子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

晉楚爭鄭其來已久自此事變尤多以子駟子展等各出意見築室道旁而晉悼楚共又兩不相下此篇寫一童子有料事之明為下數篇作提綱也子產一生事業全在安頓兩大國得法只敘語斷定子國有此子直當撞破烟樓矣

首句提起中間跌宕生情有分有合兩從字兩鄭字接連用法圓密一喜一怒都為子產反



此篇寫鄭從楚為下晉

伐鄭張本起手一行立

一篇之局計其侵蔡先

伏後半伯駢子員兩番

文字欲從楚傾起前牛

子駢一段文字欲待晉

領起子展一段文字而

二者以從楚為主故前

兩段都以不亦可乎對

然以平應兩提向中開

就從楚側結即帶起下

半篇以收拾從楚不待

晉之局蓋前平後側以

申紐格運兩截對講之

法者

前平後側妙在一使伯

駢告晉句句解說從楚

一使子員對之句句詰

責不待晉針鋒對仍

與上截兩兩相配章法

句稱參差中自有整齊

非率爾所能夢見也

上截是議論下截是詞

令都是絕妙文字

按上截議論子駢將晉

楚遞說總謀以五民字

子孔穆公 子蟻子游 子展子罕之 欲待晉

之子名嘉 之子名董 子名舍之 師來救

欲從楚。子孔子蟻子展欲待晉。子駢曰周

詩有之曰。侯河之清。人壽幾何。兆云詢多。

職主也競爭也競主作 今鄭之主謀 而民之聽命

職競作羅 謀之多族 民之多違 事滋無成

民急矣 姑從楚以紓吾民 晉師至 晉又從

之敬共 幣帛以待來者 小國之道也 犧

牲玉帛待於一竟 以待疆者而庇民焉

寇不為害 民不罷 病不亦可乎 子展曰

小所以事大 信也 小國無信 兵亂日至 亡

無日矣 五會之信 今將背之 雖楚救我 將

安用之 親我無成 鄙我是欲 不可從也 不

信者計將來時諱公復 霸楚勢浸微待晉自是

確論然待疆者而庇民 亦春秋之時勢也子駢

得楚失信 則是於同姓相親 而反與蠻夷猾夏

將何用之 者而不與和好 者遂其願欲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子駢之謀 不可從也



此語似未為過然十一年子展堅志事晉之策仍不外于馴舊謀而鄭於是乎願以寧矣

如待晉晉君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悼公年少 四軍謂上軍中軍下軍 八卿每一軍有二卿為新軍無闕失則兵威振 將佐和睦則眾心同

不棄鄭楚師遼遠糧食將盡必將速歸何舍之子 人之可以倚杖 者莫如誠信 今我完全守備 以疲老楚師

患焉舍之聞之杖莫如信完守以老楚杖倚杖誠信 〇主見 以待晉師 極高 小雅小 孔甚也謀事 長篇 之人甚多

信以待晉不亦可乎子駟曰詩云謀夫孔集成也是非相奪 雖發言者 以是所用不成 盈滿於庭 適受不善之咎 誰敢決斷是非而 適受不善之咎

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猶不行不邁而坐謀所往 匪彼也或曰非也邁往也 何得于道路哉 謀之雖審而亦 子駟名駟言我受不當從 楚之咎〇到底急得無聊 伯駟鄭大夫使之 告從楚之故于晉

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陶上声叶 韻音斗 請從楚駢 子駟名駟言我受不當從 楚之咎〇到底急得無聊

也受其咎乃及楚平使王子伯駢告于修治汝之車乘 兵賦而汝也 伯駢鄭大夫使之 告從楚之故于晉

晉曰君命敝邑修而車賦敝而司徒以討〇愚謂以為 因蔡人恃楚 我鄭之 受晉君討亂之 命不敢安居 盡索我 鄭頑敝

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不敢寧處悉索討亂之經略 不從晉命 君臣 受晉君討亂之 命不敢安居 盡索我 鄭頑敝

敝賦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邾邱今楚之兵以 討蔡 獲蔡公 今年會于邾邱之 時我獻蔡囚于晉

中閒再引詩即前周詩之意複說一遍以便專斷從楚也前三多字此一多字極言用謀之非乃所以伏不使一介行李之根為下文晉人口實也似此用筆真鬼神於文者矣

胡傳曰平而不書以見鄭之屈服于楚而不信也

使伯駢告晉不知是駢謀是展謀大抵還是駢謀看他口口歸到民上總是民急矣不能待

晉姑從楚以紓吾民意見在胸今特使人謝不待之罪實急不得已也

非貳於楚也晉人那肯曲體君之所欲也一語同然百般哀告然只是

飾詞文過雖滑稽無益耳始知信之為義大矣哉



今楚惡我伐 蔡而來討

縱火曰焚郭外 為郊保守也

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焚我郊保馮

音平

馮廵也陵侵 也城外為郭

眾庶 夫婦已嫁娶者 民也 男女未嫁娶者

連眼也啓跪也不 暇跪起居處也

陵我城郭徹邑之眾夫婦男女不遑啓處

以相救其 死亡也

窮盡也言楚人傾危 覆滅我鄭殆將盡焉

實無所控引 而告訴之

○現有晉親 何為不告

以相救也翦焉傾覆無所控告民死亡

人人憂愁 查不知所以 而痛皆 庇覆其身者

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 人愁痛不知

無如小民無知徒知時窮勢困萬不得已乃 孤也鄭 竟服楚而受其盟○此民字語句便不自然 君自謂

所庇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

言服楚原出于民心鄭之君臣 實不肯服○此話欺瞞那個

今故不敢不以其 事之曲折告于晉 也

荀彘

三臣不能禁止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

言汝鄭君於楚 國有來討之命

一介獨使行李行人也言 亦不曾單使一人來晉告

子員對之曰君有楚命亦不使一介

急猶云竟不 說個信來

○駭無 所控告

而即安心 服楚受盟 知所庇

○駭不 鄭君欲服楚民誰敢違駭不

行李告于寡君而即安于楚君之所欲也

能禁止一意言汝鄭君欲服楚 我晉亦難阻止起下將帥諸侯

言我晉將帥 諸侯以伐鄭

見兵威于 鄭之城下

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下

明年晉 果伐鄭

唯君圖之

不說他話不是但責他 不使來告即安于楚直 是開口不得寥寥數語 輕敲細打直令鄭人胆 破

掘伯駢語前中誇功以 悅晉乃是輕舉妄動其 賈禍也有由後牛御過 以愚晉乃是欲蓋彌彰 其受責也非誣言行君 子之樞机樞机之發榮 辱之主也鄭可謂不愼 與



八年

晉侯使士匄來聘

春公朝晉

晉范宣子來聘。且拜公之辱。告將用師于

標有梅召南詩篇名標落也梅盛則落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表眾主求之宜及其時宜子賦此詩欲魯及時共討鄭也

鄭公享之。宣子賦標。有梅。季武子曰：誰

言誰敢不從命

我魯君於汝晉君如草木香氣滋味同一類也

敢哉。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

遲速惟命何拘於時 詩小雅角弓篇取其兄弟婚姻無胥遠矣武子賦此詩以答之

歡以承命。何時之有。武子賦角弓。賓將出。

詩小雅角弓篇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武子賦此欲祈悼公繼文之業復受彤弓于王 在僖二十八年

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

藏之以示子孫

公獻功於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為子

宣子言我父祖為先君守官我嗣其職

敢不承武子之命以匡晉君也

孫藏。句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

彤弓之義晉文盛事句代受之故謂知禮若文公四年衛甯來聘魯賦彤弓以美俞則非禮也

子以為知禮。

左翼上承命力所能為故云歡以下承命須勉力為之故云敢不

左繡云兩承命各就所賦洗發武子妙於實說解說宣子妙於切說明說一則妙於比方一則妙於引證而都於所賦之詩有情有文此種風流誰與繼起

左翼云此欲彼及時相助彼欲此繼先立功權祖雍容各就所賦之詩生情應答情致斐然異樣風流兩承命一篇眼目

阻華云因賦標梅武子便就草木上說因賦彤弓宣子便就彤弓上說尺水生波亦復壯闊



靈王八年 九年

公羊大者曰災小者曰火 蘇註天火曰災來告故書

### 春宋災

樂喜子罕也為正卿知將有火災故素戒為備火之政○正義曰宋以右師為正卿今以司城為政者子罕賢知故特任之

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使伯氏司里

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正義曰使伯氏司里 小屋易徹故徹之以開火道大屋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 掘具

土輿澆汲索缶 澆火 能任 便於 塗屋

澆器○舉音頂 澆火 能任 便於 救火 塗屋

緆 古杏 反 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

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 臣具正徒

臨時調役若今之夫役也可徒所具 隨正官名也五縣為隨納聚郊野 闕亦

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

之子伐元為右師討治 向戌為左師使治左 樂道為司寇刑器刑書也治

也此其也使其官屬 亦如右師治右法 具刑器亦如左右師法○正

刑器亦如之使皇鄭 命校正出馬工正

鉏吾太宰也府六官之典○周禮太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蓋其事皆載之于

出車備甲兵庀武守 使西鉏吾 庀府

鉏吾太宰也府六官之典○周禮太宰掌建 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蓋其事皆載之于

新丁之專典賣 卷之十一 襄公上 二十五 曲江書屋

此篇前敘後議前寫人 事後論天道然一師敬 亭之令便從人事引到 天道士躬在道之對仍 從人事歸到天道敘議 回環章法一縷

提一句起以下分四段 第一段從火所未至說 起未以表火道應之次 以列火所相對作章法

第二段討左討右對說 又帶一亦如之與上相 對作章法 此三項承 遞作兩對對法變而整 乃牽上搭下慣用家數 也

第三段以庀武守庀府 守承接作對微宮亦附 府類紋與上段章法相 配 末段享祀類敘作章法

總而言之第一段單為 救火設備第二段三段 則為備非第四段又 單為救火而設起處先



盡政事後乃求之鬼神也恰與問天道相承接章法一絲不亂

書故使

司官奄臣巷伯寺人皆

二師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正堂宮內之事故使備備義曰五州為鄉鄉大夫每鄉卿一人天子

守令司宮巷伯傲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

六卿即以卿為之長此四鄉正則別立卿正非卿典之但共職掌當天子之卿大夫耳

視太祝宗人墉城也用馬祭于四城以禳火災盤庚王宋之遠

祝宗用馬于四墉祀盤庚于西門之外晉

祖城積陰之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也○正義曰此祭其鄉正所為文承二師令下而不言令者省文也○晉悼公曰

侯問於士弱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

也何故先知士弱曰士濕燭古之火正掌火有功或配食於大火之心星

天道將災之子莊子對曰封為上公祀為貴神或配食於鶉火之柳星

天道何故對曰古之火正或食於心或食

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

練要云序樂喜之禦災在先事有備而善於任使不在專司火正而逆知未來故前半是正傳後半是餘文前半古致紛披後半文情卓練與序子產禦災又一手筆

民故火星陶唐堯有天下之號關伯高辛氏之為堯火正傳曰遷

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邱祀

闕伯就居兩邱始祀大火心星而紀出火內火之時國而祀夫人心星所以商邱之地屬大火也

大火而火紀時焉相土因之故商主

闕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補正曰宋亦相土之後世司其占故先知火災日知前知也○馮氏周氏

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

日知其有天道也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

國無道禍變亂生無一

定之象故不可必知

國亂無象不可知也

從可知說到不可知作結乃翻進一步法以一句之虛翻盡一篇之實得其筆意則有轉無竭矣



九年

秦人侵晉無經

秦大夫

秦景公使士雉苦田反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

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

隨人所能各以其類而使之

皆得所選

方宜也所居之官不變其宜

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

能讓於勝己者

各任其職

競於奉上之命

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

種曰農收曰穡

各守本業不遷改而雜亂

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業韓

代韓厥將中軍卒稟韓厥以為晉政

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范旬少於中行

偃遜句居己上使何佐中軍偃將上軍

偃而上上聲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於斬反

欒黶讓起起佐上軍歷將下軍劬佐之

而欒黶士劬土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

武將新軍絳佐新軍

○總收兩層

尊官相讓勞職力競

趙武為賢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

于囊極言晉不可敵前虛提後實結中分兩層上層說君明臣忠下層說上讓下競然下層即從上層讓善抽出另講其意原包于類能而使中兩截仍一串也看其前用整齊後用參差變換處寫得精神勃勃令讀者為之鼓舞不倦妙極

按上層重筆寫君明中卿大夫而士庶而商工皆君類能而使之之所致也此即臣之思於所事也下層重筆寫上讓稟老者以為政推少者貴者而主兵皆讓之當於理者也此即下之所以競也然臣忠上讓下競其權出於君明吾不能與晉爭事之而後可兩語緊切提應其亦將以勵君也歟  
○一老字對兩少字一稟字對兩上字是錯綜應對多功為賢恰好處對小小章法可以得其鍊格之法矣



繳明

再跌

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之而後可。君其圖

已許諾為秦出師

雖楚之兵不及於晉

必將出師以踐其言

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

楚地名

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秦人侵晉。晉

為十年晉伐秦傳

饑。弗能報也。

**戲**

即成十七年之戲。重也。水經注。汜水九年。出浮戲之山。今汜水在開封府。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

音分

伐鄭而言同盟。則鄭受盟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戲。鄭地。

此篇上敘伐鄭。下敘盟。鄭兩截。遙說而章法實相準。而立上截。先敘諸侯從晉。許多人。下截亦敘六卿從鄭。伯許多人。作對。上牛以諸侯為主。前提諸侯伐鄭。未結諸侯皆不欲戰。中間諸侯亦處處提撥。下牛以鄭為主。前提鄭服後結何恃于鄭。中間亦處處將鄭提撥。兩截各有主腦。此片段之所以成也。上牛乃許鄭成。下牛乃盟。

冬十月。諸侯伐鄭。庚午。季武子。齊崔杼。宋

荀偃士句晉中軍將佐

鄭門鄭城門

皇。鄭從荀偃。士句。門于鄭。門。衛北宮括

二人晉上軍將佐

師之梁亦鄭城門

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梁。滕人

二人晉下軍將佐

鄭附庸國也。孔疏云。鄭之上世。

薛人。從欒黶。士魴。門于北門。杞人。郕人。



而還相承對結裁配明  
整分之為二合之為一  
蓋左法之大略耳

出於 二人晉新 行道也栗  
軍將佐 表道之樹

眾軍合聚于汜以聽晉命○上分序  
此又總束寫軍勢整而盛軍令迫而

從趙武魏絳斬行栗甲戌師于汜音凡令於

左氏敘將佐師番番變  
換大概先敘主兵後敘  
某師從之此獨倒轉整

嚴鄭不得 修治兵器 備以待戰  
疾者各 肆放也皆過也肆 號令既行 懼晉之疆  
息其中 宥軍中有過者 然後圍鄭 乃求行成

整寫四從字蓋起句日  
以諸侯伐鄭而章法因  
之固相題行文移步換

諸侯曰脩器備盛音成餼糧歸老幼居疾于

形一定之法也

虎牢肆眚生領圍鄭鄭人恐乃行成中行獻

鄭 東海昌慮縣東北  
有郟城昌慮城在  
今山東兗州府滕  
縣東南六十里郟  
城在縣東六里

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

恐楚救鄭  
鄭復屬之

不然無成知武子曰許之盟而還師以敝

楚人吾三分四軍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

我三分之兵各 而楚兵三來抵敵必致 豈不猶勝於 必欲戰則是使一  
一動不致疲病 疲病○此徹楚人之計 與楚戰乎 國暴骨以快其意

於我未病楚不能矣猶愈於戰暴音小骨以

逞不可以爭大勞未艾魚廢反又君子勞心小

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諸侯皆不欲戰乃許

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于戲鄭服也將盟

按武子意不欲戰而軍  
伍仍然整肅直欲以逸  
待勞不急遽以求勝非  
全不用戰也其謀略實  
為他人所不及暴骨兩  
語儼然王佐風度勿徒  
以儒將目之此晉悼之  
所以復霸者得良佐耳  
春秋五霸惟秦穆楚莊  
頗知尚德不意易世而  
後復有晉悼踵武其開  
而遙與穆莊相鼎足殆  
天之生是使爾也然後  
世尚論五霸而不及悼  
者以其繼霸也

勞力謂 此先王所以 用兵之法也

鄭服晉故 ○先 ○虛歇 ○追敘



○此篇唐錫周謂作者  
主意全是由色寫駟展  
二人合晉人十分氣欲  
十分狙詐弄得冰消  
解周聘侯謂極力描寫  
知伯服鄭迥異荆楚處  
為三駕楚不爭藏針也  
愚按兩說皆有辨單就  
本篇論則唐說為是合  
後數篇論則周說較長  
今并錄之以待存參

鄭六卿公子駢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

子駟 子國 子孔 子耳

孫薑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

救適 莊子士弱也凡為盟皆割牲插血為載書以告神

伯晉士莊子為載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

異志暗說背晉從楚○此不惟字異志字平常無味

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而或有異志者有

如此違 盟之罰 急迅緊要 遲便不及

如此盟公子駢趨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

介猶開也 二 國晉楚也 但以兵亂之力而強要之

二大國之閒大國不加德音而亂以要

歆享也 禮明也

之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禮祀其民人不獲

辛甚難嘗之味也 墊隘委頓之狀也 無所言無處也 底致也告訴也

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

若我鄭而不唯待鄭以禮之國與夫有疆力可以庇附吾民之國者是為服從

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疆

異志暗說背晉無禮無疆還要從楚○此不惟字異志字新故有力

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

新丁工專典書

襄公上

三十

由工書

按子駢前日請從楚駢也受其咎原是急得沒法此時因盟趨進亦是急得沒法看他句句折服晉國明目張胆有色有聲始知從前受咎之言胸臆中早已筆定禮二字在勿謂周勃厚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子駢之在鄭亦然

○子駢前責晉亂要後望晉疆鹿疆則必亂亂則為疆疆亂二字二而一者也一非一是何前後自相矛盾耶要着他覩定唯有禮之疆非無德而徒亂要者也德為



體而禮為用以禮行德  
德盛則疆疆則庇我不  
至于亂何論晉楚此意  
只在喉下然不曰有德  
而曰有禮者同列於諸  
侯行禮即可以為德也  
故德音音字正是禮意  
前後一翻一覆原只字  
定德字作主張同而異  
異而同須於虛字駁換  
處尋味其容不改出言  
有章斯得之矣

之荀偃曰改載書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

子綱以其言亦載於  
書故荀偃欲更改之  
舍之鄭  
子展名  
凡盟所以昭告神  
明而要約誓言

言焉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

今誓言既載  
則大國雖服  
亦可叛也

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

言我晉實無  
德可以服鄭  
徒強力以  
要其盟  
音而亂以要之意  
是映前

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修德息師而來

為諸侯  
之盟主  
暫且盟  
而還師  
歸修明我之德安息  
我之民然後來伐鄭  
我晉國之民  
將自棄其君

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

終久自  
必服鄭  
何必欲速  
在今日

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

豈獨鄭  
若能休民之  
不昔服  
力和民之心  
遠方之人  
猶且至服  
豈詩一鄭  
以為安我  
一倍作跌法

盟而還

十二月晉以不得志於鄭也復  
以諸侯伐鄭次于陰日而還  
楚子亦伐鄭將及楚平會班  
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公冠

晉悼公自伐鄭而  
歸魯襄公送之  
公送至河故為宴於河上  
一因公幼小  
故問其年

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於河上問公年季

會沙隨在成  
公十六年  
我襄公以是年而生  
今年幾何而言其生年傳句

武子對曰會於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

襄公上  
三十一

昭定三駕落筆于不得  
志中作一極得志之想  
收掉有精神

沙隨 宋地梁國寧  
陵縣北有沙  
隨亭今沙隨城在  
今歸德府寧陵縣  
西六里

新訂上專典責



從問年說到冠具其事  
極平平有何趣味妙莊  
各加繒染便爾交情  
至光彩照人

成十六年丙戌至今  
年丁酉十二年矣

歲星十二年一週天為  
一終故謂一星終也

星終也國君十

左翼古禮二十而冠公  
年十二去冠時尚八年  
何以遽云君可以冠且  
冠則冠矣何以遽及生  
子蓋公年雖幼而人已  
長大不但可以冠并可  
以昏故晉侯連及之也  
冠而生子為禮設生子  
而冠則違禮甚矣只問  
公年晉侯便有無限精  
神在內大夫盍為冠具  
不待期而教之早冠即  
不待期而教之早昏也  
本非古禮而以禮許之  
妙在筆墨之外

國君十五歲以後

冠者成人之禮娶者成人  
之事先冠後娶此古禮也

五而生子冠

去声

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

欲武子為襄公具  
備行冠禮之事

大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

明而後

以鐘磬為行  
禮之節奏

行冠禮必於  
先君之廟諸

享之禮行之以金石之樂節之以先君之

候以始祖  
之廟為禘

出行  
在外

一時未  
可具備

祧處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兄

敢選及同姓兄弟之國假借  
宗祧鐘磬為君之冠具焉

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

成公衛獻之曾祖冠於  
其廟者從衛所處也

于成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九年

晉侯息民

自伐鄭不  
前知武子曰修德息兵而來  
得志而歸  
終必獲鄭改謀所以息民

詩公施恩  
盡出積聚以貸於  
民○補正曰輸者

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施舍輸積聚

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  
就民所居而貸之也

公以下卿大夫士凡家  
有積聚盡出以貸民

於是國無滯  
而不散之積

以貸自公以下苟有積者盡出之國無滯

承上起下文字都無甚  
出色此獨極寫晉悼  
精圖治一種奮發氣象  
與彼晉文一戰而霸同  
一精神也



左翼云後世能吏祇以積利為進長之計不知害民實以盡國此篇寥寥數語實該平準食貨之精然王政正有本原在不專靠此

末句為本文作結即為後文作提

野無匱乏官不禁利而民亦不貪利積亦無困人窮困之人與民共之公無禁利而知禮讓亦無貪民祈神之牲以幣自與民更換祈以幣

更平声賓以特牲待賓則特用一牲而已器用不作所用之器仍舊而不新作車服從給車服但從其給事而不尚華美行之

期音基年國乃有節晉國上下皆有節度三駕而楚不能與爭三駕三次也謂十年師于牛首十一年師於向其秋觀兵于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九年 楚子伐鄭

楚子伐鄭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矯曰與

大國盟口血未乾十一月與晉盟于戲歃血且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

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

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違之且要

既曰豈敢背之又曰背之可也總是以背為主可以背為不背亦可以不背而背從前言之若說我背卻原未嘗背從後言之若說我背便背也不妨兩層都用翻案法開後人一反一復機調

前盟本有強禮兩意今前一層只說得強後一層便暗指禮字說見要

襄公上

三十三



盟便是無禮皆立言巧處

左翼云上重唯彊是從下重要盟無質皆有至理不徒以口舌爭長

結句又作不了之局總為三晉誓勢同盟而又曰未定固知唯彊是從之故智猶在耳

**偃陽**今偃陽故城在嶧縣南五十里

此篇為滅偃陽傳以偃陽為主起句伐偃陽封向戌並提而重在偃陽文於前半重寫伐偃陽中間輕敘封向戌後半單收滅偃陽明傳主也結處徐波亦令首段照應有情可謂曲中奏雅文字貴臨了又轉一境意味無窮此一斑矣

撥主兵伐偃陽者皆也無得圍二十餘日獨魯主力士混開一場而晉

况晉要我為盟其盟言無定主質主也

神所不

神所臨者唯在

忠信者言之瑞符

盟無質神弗臨也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

為衆善之主宰

所以神明臨之

獨潔也要盟而無忠信明神不以為潔而臨之

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明神不獨要盟

楚大夫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

中分鄭城中里名

莊王夫人共王母

盟于中分楚莊夫人卒王未能定鄭而歸

靈王九年十年

偃陽姒姓因相會而滅之故曰遂林註此通吳晉往來之道也○姒音云相莊加切

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

以未嘗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以為附庸

晉荀偃士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

固堅克其城不足為武

如其不克反致貽笑

二子固請

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

孟獻子之家臣

○王云此下敘三力士為正傳點染

步挽重車以從師

寅圍之弗克孟氏之臣秦堇父輦重如

晉開也

見門開故攻之

縣門蓋城門之捍縣之以通出入今發之

役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發



軍潛然不動欲作飲馬

返施之計真可笑也蓋

由知伯故紆時日以觀

二子謀略合後起有人

也曰不女違曰余老也

情見乎辭矣則其怒也

非無意豈真畏不武與

笑哉

○看他敘三勇士事錯

落開插繪景寫生翩翩

古致雖係閒文點染而

筆意直與親受矢石舞

師旌夏相閉會也可知

文章有神精采百出全

在通篇意變而筆不變

也古今豈二致哉

董父登堞事其敘最詳

卻單提一筆在前蓋為

後敘作伏筆應小異

斷而後另起頭則分外

有聲色此最敘事實中

見主妙法

後久於偃陽本接圍之

弗克來特地寫三勇震

耳駭目色色出尚全為

二十五日生皮作熊類

中事題外神可知文章

貴有寬展有生發不徒

取乎呆疏實際為能事

也

知伯一段句句寫得怒

容可掬都以女字余字

以閉攻 紆即孔子之父叔梁紆也為鄆邑大夫挾挑

城之士 剔也紆多方挑剔以出攻士之在門內者 亦魯人

鄆人紆 挾 烏 之 以出門者 狄虎 彌建

蒙覆也櫓大楯也蓋以天車輪 蒙甲代大楯之用以示有力

大車之輪 而蒙之以甲以為櫓 左執

左手執車輪蒙甲之楯右手 執戟自當一隊百人為隊

之右拔戟以成一隊 孟獻子曰詩所謂有

○周云橫插此語韻 偃陽人懸布於城外以試外勇者董父緣所懸布

筆移作總束便果 以登其城偃陽人伺其將及女墻則絕斷其布

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

董父隊 偃陽又 縣其布 緣布而上城者三次 偃陽人許

而絕之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 其勇故辭

縣不復 董父 帶兵斷布徇 於軍以示勇

辭焉乃退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諸侯之

自丙寅至庚寅二 十五日故曰久

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

向夏恐有久雨 水阻而不可歸 班還 知伯荀

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伯怒投之以機

其凡出于偃 句二人之閒 言汝二人謀伐偃陽封向戌二 事已有成議然後告之於我

出於其閒曰女成一事而後告余余恐

余恐亂女已成 今女既勞 又與諸 侯之師 言我本不 欲伐被汝

亂命以不女違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率帥

襄公上 三五

新訂左傳

卷之十一

襄公上

三五



一順一倒為章法活畫  
出盛怒時隨口拉雜神  
理

王或庵曰寫荀營有識  
有力所以成功而文字  
有聲有色足以相發

左翼曰前此三人只是  
費弄伎倆無殺敵致果  
之意以無信之者也親  
受矢石則萬眾致死董  
父輩亦克盡所長矣此  
所以五日而滅也師卒  
二字內便有若輩在

華帥以至於偃陽之  
城下老夫荀營自謂

汝既欲班師是汝  
無武功可以執守

而又欲變易不  
武之罪於我

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

謂是我實欲班  
師非由汝也

若荀營不班師  
則克偃陽矣

余乃羸弱  
年老之人

豈可受此  
重責在乎

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

我今與汝約  
七日不能克

必取汝一人以  
謝不克之罪

任乎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五月庚寅

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

言其因會以  
滅國非之也

以偃陽之  
地與向戌

之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

戊辭曰君若猶欲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

言晉君若猶屈辱  
鎮定撫綏我宋國

光也  
啓謂也

張惟弼曰偃陽何罪而  
伐向戌何功而封滅先  
王之建國以與諸侯之  
大夫不義甚矣事雖始  
於偃向然營不能舉大  
義以折之又遂武而必  
滅之其罪與二子等耳

則宋之羣臣皆安  
享晉君之賜矣

有何貺  
以加此

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若專賜臣

則是臣與諸侯之  
師以自封為利也

又有何罪  
以加此

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

乃以偃陽之  
地與宋公

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邱請以

桑林殷天子之樂名阜甫諡以桑林為大  
護別名或云湯禱雨桑林遂以名樂也

言諸侯之國惟魯宋二國之禮  
可觀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得

桑林荀營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

桑林旌夏蒼意設色特  
與前半相映成景若在



戲劇又一熱鬧排場也  
或謂空氏未必有意則  
此事有何關係而必沾  
沾一為描畫乎

用天子之禮樂  
禘樂亦天子之禮樂魯  
祭先祖待賓客皆用之

觀禮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

言魯可用禘以待賓客宋舞師樂師也旌夏大旌題  
何獨不可用桑林享賓乎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  
旌夏非常而卒見之故  
懼而退入於房房更衣

不亦可乎舞師題以旌夏上声晉侯懼而退

之舍  
宋乃去  
旌不用而晉侯還  
晉雍晉地晉  
侯至此有疾  
下疾兆桑林  
見而為崇

入於房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卜桑

欲奔於宋而  
疾卜桑

林見荀偃士匄欲奔請禱焉荀偃不可

言我本  
彼宋自  
若自當加罪於宋  
於晉君何與

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神於彼加

開疾  
差也  
偃陽君  
武宮曲沃  
武公之廟

之晉侯有閒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宮謂

諱倂中國  
謂之夷

之夷倂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

使周內史示以主命滅國  
而不絕其祀皆合乎禮也

嗣納諸霍人禮也師歸孟獻子以秦堇父

使為右嘉  
其勇也  
堇父生子名丕茲其父以力  
相尚其子事仲尼以德相尚

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仍轉合偃陽可見主文  
只是點綴遙映前文耳  
至未找足伐偃陽事得  
此意方厚色方濃耳

一結另以閒情作掉尾  
有江上數峰青之致如  
此照應收拾首尾絕佳



十年

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軌

追殺用兩初字雙起又一變調與無知弒諸兒篇用兩初字在尾者同

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

尉止獲敵俘子駟又與之爭

其車尉止獲又與之爭子駟抑尉止曰爾

言汝車猶多過制

不使尉止獻其所獲

淄田畔溝也

車非禮也遂弗使獻初子駟為田洫司

子駟為田洫以正封疆遂侵攘四氏之田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

不逞不得意者

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之黨

聚羣不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於是

攝君事也

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

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

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於西宮之

朝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

○此篇作法分三段讀前段敘盜事而先追敘其作醫之由答在子駟當國即輕帶子孔一筆為未段伏脈中段敘殺盜事而以子西陪出子產為未段安國綫索末段正敘子產而以子孔襯托若無此人則子孔亦子駟之覆轍矣前後兩當國正自吃緊一樣

新訂左傳卷之十一

襄公上

三六

田洫



規模論事則前段子駟  
主五盜賓子國子耳子  
孔為主中之賓宋段子  
孔主大夫諸司賓子產  
為主中之賓中段則又  
是子產為主而來入子  
西子驕兩頭陪襯此賓  
主隨時變換法也論文  
則直以子產為主前接  
引中正後餘波故精  
神全聚積於後勁也

按子西子產兩人意氣  
原是一箇不徹而  
出急於言孝也一箇徹  
而後出急於言忠也言

孝者未必不知忠仁之  
至也言忠者曷嘗忘卻  
孝義之至也以是西之  
才故不及產者不知忠  
與孝或有時而緩急也  
然以秉彜之良論則西  
之仁又差勝

子孔公子嘉也知難告利得其處也○按或知而避  
之故不死左氏含糊一筆後人便妄誣人罪厚道何存也

孔知之故不死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子西

子西公孫夏子駟之子  
不做不戒守備而遂出  
後追盜

聞盜不做而出尸而追盜盜入於北宮乃

子西乃歸家  
授甲追盜

子西家之  
臣妾器用

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

置守  
門者  
龍具眾  
官司

為門者龍羣司閉府庫慎閉藏完守

千二百七  
十五人

亦先臨尸  
而後攻盜

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尸而攻盜

公孫

助子產  
攻盜

於北宮子驕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僕

尉止  
之子

盜眾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駟

司臣  
之子

為盟而  
載之書

盟者何謂羣卿諸司各守  
其職位次序以聽執政者

司齊奔宋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政

之法不得干預  
國政辟法也

門子卿之適子皆  
不肯順從盟書

子孔將欲  
誅弗順者

辟大夫諸司門子弗順將誅之子產止

既止子孔又勸  
其燒除載書

之請為之焚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



國眾怒而焚之。是眾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是鄭之政眾人所共執也 不亦難以治國乎

子產曰。眾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安

乃是取危 亂之道也 眾人之怒 不易干犯 專一己之欲 不易有成 子當國已得為政之欲

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眾。子得所欲

焚書而得 眾心之安 今必欲專一己之欲 迄無成功 必欲犯眾人之怒 必與禍患

眾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眾興禍

子必從眾 以焚載書 不焚於朝而焚於倉門之外 使遠近共見焉

子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眾而後定。

十年 王叔伯與爭政

二字皆主卿士 因政事而有爭 有助也

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王右伯與王叔陳

此篇以王右伯與王叔氏不能舉其契兩句作主。宣子斷語安在中。開其事已了。卻因筆門。闡實一語。生出一篇妙文。大為廉吏吐氣。此事之得文而傳者也。後世不知往往備事而略文。文無可觀。亦安從而傳。說音悅。又篇中九寫王叔三寫筆如字。門正一篇之眼目。而筆之尖額。臨藉迴非。凡手所得臨摹。

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殺史狡。狡以說

安處王 叔于河 晉悼公使范宣子 往周平和其事

焉。不入。遂處之。晉侯使士匄平王室。

訟者各訴 其情事也

王叔與伯與訟焉。王叔之宰與伯與之大



韓友一曰周之執政不聽命於天子而爭曲直於霸國之臣所謂天子微不能正也

筆門閨竇直欲以勢壓之不料反授人以話柄也○然只是因不能舉其契故爾說些混語以抑其紙幣之氣耳

按本是聽訟決獄而所訟者但是閒話獄從何處斷起妙在閒話中自見曲直而訟獄正而只合要舉契兩語便了最是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妙法可知文章生死全在空際盤旋處得力也

先說當初並非筆門閨竇以媿其心後說如今不免筆門閨竇以杜其口只就他說話持才刺看而已輕輕將自己之長他人之短明明說破讀此等口供近世刀筆家直當縮舌耳

撻晉侯亦知天子所右者是故使士句來平不者安定之謂也陳生不平王右伯與胆敢放縱無忌晉侯扶霸力以平服之乃匡王之意也不得以霸國之臣擅聽曲直於王庭而非之須玩

獄訟理也王庭 范宣子聽二人之訟而斷其曲直 天子之庭也

夫瑕禽坐獄於王庭士句聽之王叔之宰

筆門閨竇直欲以勢壓之不料反授人以話柄也○然只是因不能舉其契故爾說些混語以抑其紙幣之氣耳

日筆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

大臣從者有七姓 伯與之祖其一也

上矣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

為王備犧牲供祭祀之用平王得以倚賴其用 駢旄赤牛也平王賜七姓大臣使為重盟

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曰世

其盟辭曰汝七姓世 言我若 世子孫無失其舊職 微賤 底至也言其誰能從 平王而至東周乎

世無失職若筆門閨竇其能來東底乎

輔相 隨賄賂之多 王至 少以制其成

且王何賴焉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

視寵臣之厚薄以專其刑○馮 周氏曰招搖納賄師旅皆高○此註駁 氏曰言寵臣當刑則放赦之也 精是逼緊一層刑王叔跌落到自己

成而刑放於寵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吾

王叔受賄可以致富伯 大國指 若在卜者共理不直 與不受賄豈不貧賤乎 晉也 而王右之則何謂能

能無筆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而下而無

正己以正天下矣○此句歸到 王右似為妥當原註俱未清晰 ○讀宣子推尊天子語則上句歸到王右 不惟事有體統而文亦有聯絡有提綱矣

直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

蓋人右便而左不便故以 助者為右不助者為左也 使二人合要約 之辭以相辯答

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伯與合



宣子亦推尊天子歸美寡君而自己絕不置半句判語其使來平之義自見向非霸臣威力之隆焉能禁王叔之不強辭以合要也評者勿錯認主人翁也

理曲無以為答故不能舉其契要之辭

○按合要之契會今之各陳供單也

要平声王叔氏不能舉其契。王叔奔晉不書。

代王叔

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靈王十年

十一年

林曰此志三家分公室之始○按三軍之說紛紛聚訟莫知適從有或謂魯本無中軍或謂魯原有三軍後減為二今復增其詳見篇末

春王正月作三軍

欲專其民人故別立三軍

季武子將作三軍。告叔孫穆子曰。請為三

征賦稅也三家征其軍之家屬○正義曰往年民皆屬公公稅其民以分賜羣臣今武子欲令民屬己而自取其稅於軍之家屬不入軍者乃稅之

軍各征其軍。

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武子固請之。

穆子知季孫將復變易故盟之

信閣信宮之門

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信閣。

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福之言相要

五父音甫之衢。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

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又壞己私乘以足成三軍○正義曰往新民皆屬公若非征伐不屬三子故三子自以采邑之民為己私乘今既三分公室所分得者即是己有不須更立私乘故

役邑辨愚思後邑二字

新訂左傳

襄公上

四十三

穆子作軍始專國政謀之穆子亦具獨木難撐耳從來奸臣竊柄未有不預探他人從違而後肆也先告謀後固請猶存顧忌穆子不能折以大義而反啓其肆端曰政將及日然則盟情見乎辭作者彼兩人前後俱用重筆無分銖兩良有以也聘侯周氏謂是穆子情愿事信然而焉氏謂穆子始不從終相物能忠於公室也愚竊有疑焉總之文無定斷由人說餘耳

役者使也邑者奉



氏私邑也是以所

各自毀壞舊時車乘部

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季氏者

於己之私邑其入

伍分以足成三軍也

則使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

邑而供役者不征

季氏盡征之民避倍征故盡屬季氏

○正義曰其乘之人即三孟氏僅取其子

其稅有不入者則

分之一也役謂其官力役今之丁也邑謂賦稅若今之租糧也

弟之半也蓋四

使公家倍征之其

無征不入者倍征

孟氏使半

意蓋欲迫民心盡

附亡也正義之說

殊非

附亡也正義之說

殊非

孟氏四句辨

按分公室者季氏

為臣若子若弟叔孫氏使盡為臣不然不

舍

為主叔為佐而孟

公是取一分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

而三歸公也之本言○按作盟辭非從未有既敘事而復援盟辭作結者

獻絕不是非其間

其賢可知矣故使

弱猶存張公之意

焉傳亦只帶敘一

筆為筆上搭下文

法至於叔孫氏則

盡取子弟臣於己

而以老弱仍屬公

其子弟有不臣者

即不舍置聽其歸

公文法原與敘季

氏相配對特用變

換筆法而兩人罪

案之輕重自見正

義之說亦非焉氏

謂孟氏使子弟牛

為公臣叔孫氏使

子弟盡為公臣不

然則不肯舍舊制

而作三軍矣若知

此說則罪畢歸季

氏而叔氏忠矣恐

非傳意

非傳意

則似以孔胡兩人引證之說為較明

者即當依傳以斷經可也又何必曲為異說而附會哉然必欲執軍政以論魯



年十一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自八年侵蔡復變以來晉楚交接伐鄭至今未已故患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

楚勢弱 而晉之爭鄭又 使晉 楚必過晉 不甚急疾急也 若急 不來爭鄭

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晉疾楚將辟

何為猶言 致死力以 攻我鄭 使楚人不 敢敵晉

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楚弗敢敵而

如此我鄭方可以堅 志事晉無患楚也 我且先侵 諸侯必伐 犯宋國 鄭而救宋

後可固與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

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

驟疾也又數也言晉以 諸侯之師更番而出 如此則可以 堅事晉國矣

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

使守疆場之吏侵 犯於未故為挑隙

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宋向戌侵鄭大獲

言宋人侵我我出 以出師伐宋矣

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

聽命言服 一面與諸侯盟且 楚救 而受盟也 一面告急於楚 帥至

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

此篇鄭欲與晉都從晉不吾疾句生出許多曲折中段驟來暗應末段必疾明應看他何為而使一呼下以三乃字應之意同而語異似一頭兩脚格

子展兩番話前段正答後段乃申說也且告於楚承楚師至添出重賂晉師承怒甚驟來添出此所以意同而不複也又前段固與用明應而疾字則以怒字暗應後段疾字用明應而固字則以免字暗應法既變化又均勻是左氏無字不精細處



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夏鄭子

欲以致諸侯來伐

展侵宋。

諸侯魯晉宋衛曹齊莒邾滕薛杞 鄭地

十一年 諸侯伐鄭同盟于亳城北

四月諸侯伐鄭己亥齊大夫光宋向戌先

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音暮晉荀罃至于西

合十二國伐鄭盟亳凡歷四月而後得成前段敘事極其參差後段盟辭極其嚴整四寫諸侯兩點同盟總見服鄭其難其慎為蕭魚作引也

郊東侵舊許衛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

許之舊國 鄭新地

侯會于北林師于向音餉右還次于瑣圍鄭

北行而西 為右還

觀去聲兵于西門西濟于濟上聲隧鄭人懼乃

言晉若不敬威儀謹辭令則諸侯必叛

行成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

諸侯連年從晉皆疲敝於道途而不能得鄭

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

新丁二傳大賣

卷之十一

襄公上

四十五

看其參差寫東西南北

法鉉戰又一排場也喻

云史漢紀戰功多用此

法昌黎祖之為平淮西

碑遂絕千古

向向地在潁川長社縣西北今河南開封府尉氏縣西南四十里有向城

瑣瑣陵宛陵縣西有瑣侯亭今在河南新鄭縣北

亳城當在今河南河南府偃師縣

不慎必失諸侯宣子兢兢業業善於持盈馬氏以為前門某師某等步



步寫得仔細正暗為慎  
字寫照後司慎明應慎  
字謂以慎字作主以此  
初為中紐格也

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蕝毋得蕝積年毋蕝毋得壅塞山川之年毋得保毋壅利而專有於己利藏奸宄毋保

毋得收畱也 有水旱凶荒 有賊盜兵戎 國邪慝之人 之災則相救 之禍則相恤

毋畱毋得收畱也慝國邪慝之人救災患恤有賊盜兵戎禍亂同好之禍則相恤惡名山五岳四鎮之神 羣神羣祀凡在獎王室

或有違開 二司天神司盟 此命者 司主盟誓之神 神名川四瀆之神 國之祀典者

或開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

先王諸侯之太祖 魯晉衛曹滕鄭姬姓朱子姓薛任姓邾小邾曹姓 先公諸侯之始祖 莒已姓齊姜姓杞妘姓實十三國言十二國誤也

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俾

隳其天命 絕其嗣息 臨殛也殛其 國家之社稷

失其民隊命亡氏路蒲北切又 蒲枚切其國家

即從前伐鄭盟 于亳之諸侯 林曰此悼公三駕也 三百是鄭不叛晉者

楚子鄭伯伐宋諸侯復伐鄭會于蕭

二十 四年 良霄公孫轍 子伯有也

魚楚人執鄭行人良霄

楚子囊乞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

鄭伯服故 鄭又稱兵伐宋亦 逆楚師 所以動晉怒也

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九月諸

前諸侯之師皆 復來故曰悉師

侯悉師以復伐鄭鄭人使良霄大宰石彘

命寧世曰楚曰乞旅晉  
自悉師晉禮鄭囚楚執  
鄭使極寫晉楚強弱不  
同晉能驟來二句方敘  
得亮



開口便回覆他卻又出  
兩難題難楚宜其執也  
然正見固與晉處文固  
有時以聽為佳者矣

左翼云毫北之盟鄭人  
既而楚人來又復逆之  
而伐宋先儒責其反覆  
而不知子展之意總欲  
使楚道微而固與晉以  
託國旋即告楚楚人亦  
智盡能索行人之執乃  
無聊之極事耳

鄭自伐蔡獲變以來凡  
作數番起例至此方一  
齊安頓妥貼行文亦筆  
筆作收拾了結語氣所  
謂文與事相副者

左翼曰楚力竭矣晉威  
亦殫鄭請命矣魯亦息  
相鄭告楚晉告諸侯魯  
復晉各各情見乎詞可  
微會之

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

以鄭欲將服晉之意告于楚  
述鄭君之言曰  
言晉國頻來伐鄭我恐鄭之社稷將亡不得不服晉  
言楚君若能以玉帛撫綏晉眾與之講和無使爭鄭  
如若不能  
則用兵武震怒以攝

能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緩晉不然則武震

服而威恐之  
使不敢爭鄭  
此乃孤之所願欲也  
楚不敢與晉爭而但怒鄭人從晉故執其使

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

言使人也諸侯之師觀兵於鄭東門鄭

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

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一月戊

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

不相備也  
諸侯各止侵掠務相信厚  
叔同也

斥候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於諸侯

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小國有罪大

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聞命

晉率諸侯以討之  
苟有成功可  
晉君鮮有不赦宥者  
晉君之德我如此我魯君不敢不承命矣



披服鄭晉悼復霸一什  
極盛事不假兵力而強  
楚莫敢與之抗衡先儒  
謂功績不在城濮下而  
吾謂以德不以力君若  
臣智勇謀略殆迥出重  
耳狐趙之上前人以鄭  
賂另為一篇余合而一  
之以成一時之盛事云

俞寧世曰九合成而齊  
桓驕三駕畢而晉悼忘  
君後會向而執政信讒  
伐秦而師不用命至衛  
人出君不能討而又輔  
之故此會是晉悼盛極  
而衰之幾亦晉霸盛極  
而衰之幾安其樂而思

其終是此文關紐亦全  
部春秋關紐  
胡傳云自悼公能謀於  
魏絳以息民聽於知武  
子而不與楚戰故三駕  
而楚不能與之爭雖城  
濮之績不越是矣  
呂氏大主曰悼公再霸  
之烈其最可稱者蕭魚  
之會

總領一筆引詩釋安樂  
引書釋思終前詳後略  
立言有體○當此得意  
之時而能以安樂思終  
為君規諫安不忘危饒  
有古大臣風度其長有  
後於晉國也宜哉

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廣。古曠反。

廣車。輶車。皆兵車名。淳。也。廣。輶。相。耦。凡。十五。乘。他。兵。車。及。廣。輶。共。百。乘。

車。輶。反。溫。車。淳。反。述。倫。十五。乘。去。聲。甲。兵。備。凡。兵。車。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鍾。大。鐘。也。磬。大。磬。也。鐘。磬。之。大。者。以。一。虛。特。縣。之。人。十六。

百。乘。歌。鐘。一。肆。及。其。鈔。音。博。磬。女。樂。二。八。晉。事。在。四。年。

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

狄。以正諸華。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

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

君之靈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

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只

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福祿攸同。便

斤丁二書九責 襄公上 四十八



李氏廉曰晉悼三駕止此九合諸侯亦止此自襄八年後晉楚爭鄭三年之閒晉四興師伐鄭楚救之以悼公之服鄭也不以盟誓為信不以威力為武所謂善勝者也故晉之制楚者三

便蕃數也言遠人來服相帥而從便蕃常在於左右也

夫樂以導和故可心德既安則處事以安和中心之德皆合于義理之宜

文公以力勝厲公以幸勝悼公以善勝其亦庶幾乎召陵之不戰乎伐楚盟召陵伐鄭盟蕭魚皆序績之文也

事既合宜必有節行之有節又必有信出令既有信尤必以仁厚之化飭厲風俗

五德皆備而後可以如詩所云

所謂樂也以德為主非但金石而已○按樂字當音洛對上安其樂

句若此處如字則上亦應如字

臣故敢以此言規正吾君○收一筆一段

亦用抑字一折承命應思終一層待戎受賞應安樂一層前略後詳只一倒換法

微無也

張悔莽曰君賞臣讓臣規君愛入春秋來所不數見始而勸公和戎者絳也繼而請輸積粟以息民者絳也已而規公思終有備者又絳也謀其始相其中又絳厥後有首有尾能發能收是一篇全局好文

則我無由晉有戎患則即不能濟河而南爭鄭則必有賞此曲策藏於司盟之府

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

待戎不能濟河夫賞國之典也藏在盟府

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

得大夫有功則賜樂之禮也

吳子乘卒卒諸樊立

靈王十一年

襄公上

四十九

由工書







列御把善與讓平對而  
前用刑字正說讓字反  
說後則讓字正說善字  
反說反正順逆轉換不  
板又他文皆先泛論而  
後切說此則先切說而  
後泛論泛論之中又先  
居彼世都是逐步說開  
去開後人推廣法門矣

軍士句佐之使韓起將上軍辭以趙武又

以武位卑故不聽更命欒廩

願使武居己上

使欒廩辭曰臣不如韓起韓起願上趙武

武自新軍起四等代相假

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廩

絳自新軍佐起一等代士勳

將佐皆遷

難得其人

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所類反晉侯難其

正義曰什吏十人長也從車曰卒在車曰乘周禮五人為伍伍皆有長而此言什吏司馬法謂十人之帥執鈴百人之帥執鐸千人之帥執鼓萬人之帥執大

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去聲官屬以從於下

鼓是得慎舉也之禮

軍禮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遂睦君

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

雖以欒廩之汰侈亦讓於韓而不致違

亦讓於韓而不致違

晉國之政所以平和

刑法也士句之

廩為汰弗敢違也晉國以平數世賴之刑

遜讓為羣臣之所型法至善也夫

一人以善示法於眾則百姓亦化於善而皆休美和平

為人上者可不以刑善為務乎

善也夫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務乎書

天子行善而有福慶

曰兆

寧安也

其是士句之讓足永長也以當書之所謂子

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之

左翼云范宣子非能刑善者其讓伯游不過因前此之讓亡而上之耳乃因此一讓遂使羣帥皆讓并汰者亦從而化焉讓之為功大矣晉國之民云云東此數語見得此讓絲有關係後面展開發出絕大議論總是申說此意蓋禮讓為國是千古不易之理舜傳位大禹只是不矜不伐曾子追思顏子只是有若無實若虛夫子晒



子路取孟之反皆此意也左氏傳中屢提此意垂戒最大而此篇尤將讓與不讓關係與衰治亂反復盡情總由胸中有此一篇大文字故借題以抒發之耳

謂乎。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邦作

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言不讓也。世之治也。君子尚

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上

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

及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

其技以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

生。由爭善也。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恆必由

之。

大雅文 詩言文王 王篇 善用法 安為萬邦 之所信孚

小雅北 詩刺幽王役使 山之篇 大夫勞役不均

而我獨從王事其以我獨賢乎 此蓋怨辭自云己賢言不讓也

有才能者在下位則 君子貴尚而讓之 小人盡其農 力以事其上

為讒慝者自然 黜退而遠去之 蓋由上下不 爭故能如是 此謂美 德之世

加陵也

馮亦 嗚也

蓋由上下不 讓所以如是

謂之昏 德之世

敝壞 也

常由於不 讓善也



十三年 秋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共王有疾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主社稷生

此篇上半寫楚子知過之明下半寫子囊愛君之忠都以曲折之筆達婉至之思妙在楚子句

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

句是恭因子囊解出是恭轉讀楚子句句卻大遠於靈若厲也妙絕妙絕

應受多福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辱

以重大夫之憂

社稷為大夫憂其引多矣若以大夫之靈

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電

人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祖廟父廟也言若從先君入廟而代稱為祖者

之事所以從先君於廟者請為靈若

於斯二者焉諡法亂而不大夫皆損為靈殺戮不辜為厲

厲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楚共

謀議取王之諡

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

言君臨終之命所言甚共是命以共矣

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赫赫楚國而君臨

楚子重在亡師于鄢子囊重在而知其過兩人各言前後說許多襯托皆足天真流露并非門面套話君能自知悔過臣能普掩君過亦明良之盛事也如此亦罕觀矣

○莫對者必諸大夫也乃許者必子囊也大夫以為既有君命而無一矣而不知子囊一聞君命便無二矣乃許之者正許其而知其過也非許其諡靈若厲也馮氏謂處處夾大大夫空無見識以襯托之使人讀之不覺失笑信然



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

撫綏蠻夷之國為亡有。奄有南海之地而征伐之。以聯屬中國之諸侯。今臨終而自知悔過。

過可不謂共乎。請諡之。共大夫從之。

十三年 楚歸鄭行人

十一年楚執鄭二人。至人猶未遣之歸。其久羈故憤而為此言。

鄭良霄大夫宰石彘。猶在楚。石彘言於子

言古昔先王將巡狩前五。年而下其吉凶征行也。習因也。祥吉也。又歲歲相因而下其吉否。五年五下皆吉乃巡狩。

襄曰。先王卜征五年。而歲習其祥。祥習則

若吉不則又增修其德而更改。相因。卜必五吉而後征也。字振勢不然語太懸矣。

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

與鄭行人有何。止謂執也。言責者多則勢相逼。今楚執罪而見執焉。卿良霄也。鄭卿乃所以除其偏之患。位不相偏故使和睦同惡。

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使睦而疾楚

楚以堅事晉如此。何用久留我也。今若使良霄歸國而廢棄當日遣使之本意。

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

良霄留楚三年。今歸必然怨其君疾惡其大夫。使相牽引令鄭國大臣不睦則事晉之心不固。不猶勝於久執之乎。

君以疾其大夫而相牽引也。不猶愈乎。楚

楚從石彘之言。遂遣良霄歸。

人歸之。

石彘亦局中人措辭極難妙在不為己謀亦並不為良霄謀只是為楚謀責楚不競只輕說以下一反一正曲曲寫出執之之失算而歸之之得計自然動聽矣。

左氏最足以一筆寫數意轉折曲密而句又勁捷為至佳也。



靈王十三年 楚康王元年 十四年

季孫宿叔老會晉士句齊人宋人衛人鄭公孫墨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吳來在句故曰會吳向鄆地叔老聲伯子也

春王正月會吳于向

先年吳乘楚喪侵楚楚敗 吳師于庸浦獲公子黨 謀為吳 伐楚 士句

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范宣

子數上声同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執莒公子

務婁以其通楚使也夫声將執戎子駒支范

數戎子之罪凡行 呼共 戎子 姓姜

掘數吳不德者欲示諸侯以公道也執莒公子與戎子者欲威諸侯以強力也兩數字一是一非於是者反略而非者反詳乃作者亦有意寫晉悼服鄭以後驕滿氣象於以見霸業之衰也○不數於告敗之時而既為之會又為之謀然

後數之使楚人聞之亦必以晉為有德也而又恐諸侯疑其或怯從此攜貳乃執莒執戎以張之宜子之用心亦大苦矣而不料駒支全不微會其意也多方之謀奚益哉

宣子親數諸朝曰來姜戎氏昔秦人迫逐

乃祖吾離於瓜州乃祖吾離被音皮苦音占蓋

蒙荆棘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

不腆之田與女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

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洩則職女之

瓜州 漢熒煌地今陝西肅州府有瓜州城

此又一首絕妙辭令宣子親數只是兩層先說晉惠次說戎罪駒支前

後諸語對針中謂重寫一段有功無過處守字精神似此辭令何地無才



○言語漏洩兩語憑空  
誣陷誰肯俯首乃反唇  
受者高談雄辯幾令諸  
侯共嘲笑之是欲合而  
反致離也白圭之砒可  
不慎歟

由詰朝之事爾無與去声焉與將執女對曰

若明日平旦  
諸侯相會

爾戎人無  
得于與

若來與則  
便執女

信二十三年傳秦晉遷渾陸之戎于伊川蓋  
秦貪其地晉貪其人所以共誘而遷之也

昔秦人負恃其眾貪于土地逐我諸戎惠

獨明也明其  
大德而恤之

四嶽堯時方伯也  
裔遠也胄後也

公蠲其大德謂我諸戎是四嶽之裔胄也

毋因是而遂  
於是賜我以南  
方邊邑之田

有狐狸豺狼乃人跡罕  
經之處極言其不堪也

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狼

嗥呼  
嗥聲  
說恩德亦只平常

荆棘除而  
後土可耕

豺狼驅而  
後人可居

所嗥才羔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

不侵不叛不貳是駒

以臣事晉不內  
便亦不外叛

迄至於今  
不敢攝貳

狼以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於今不貳

事在信  
三十年

秦使大夫  
戍鄭而還

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

信三十三年晉  
敗秦師于殺

充抵  
當也

焉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不復無一  
得反者

實我諸戎之功也傳曰  
遽與姜戎此言信矣

捕擒  
捉也

晉禦其上  
猶當頭而

秦師不復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

執其  
戎亢其下  
猶從後而  
牽其足也  
擗偏引也

踞偃蹇也一執其角一  
牽其足而共踣此鹿也

我戎盡忠於晉  
何以不免於罪

角之諸戎擗之與晉踣之戎何以不

實然二字用虛筆縮住

下再用譬喻透說若此

處先着一實語不得相

挫收放之妙矣前至於

今不貳後戎何以不貳

都是此法逐層漸吐真

有泰山出雲之樂

新丁三傳

襄公上

五十六

曲江書屋



白敗秦以來

晉有凡百征伐之役

與以也言無時不以我諸戎相繼在後以從晉之執政

免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於

亦猶從戰于殺之時

豈敢啖

時以從執事猶殺志也豈敢離邊

他壁

今官

師旅之官

實將帥也

○反說他

以致離諸侯之心

而反罪諸戎

之師旅無乃實有闕以攜諸侯而罪我諸

本不與中國

而又

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贊幣不通

不達

又從何處漏洩言

今不許

我亦無

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

不達

詩小雅青蠅篇取愷悌君子

辭謝

使就會

曹焉賦青蠅而退宣子辭焉使即事於

蓋欲自成其愷悌之名也

齊子叔

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

己作後會地步也春溫秋肅相輔而行真詞令之絕妙無雙者矣俞寧世謂惟漢文帝與南粵王往還書可以嗣響愚謂彼未免陷於時而不得不自卑此則不畏強禦而高自位置也其如明初燕王之奏建文歟

按以前只講我有大功報晉小德何曾有罪至此段方破他言語漏洩不許與會之言為非禮我本理直氣壯誰敢執我便令宣子啞口喪氣無顏以對十二國諸侯妙在青蠅一賦為宣子

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

十四年 吳季札讓國

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至是除喪諸樊壽夢之子也

季札諸樊之少弟諸樊居長當立以季札賢而遜之

吳子諸樊既除喪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



文分兩截前陪後主以義歸君以節自守而以節義二字相次成文其於反正順逆頓宕之法無一不具不徒以尺幅日之

凡三寫節字以複為妙前子臧語又以不複為妙筆妙固無定也引子臧事即用于臧語作斷不煩辭費極簡極雋

曹君不義子臧尚爾弗為君實義嗣乎守節無失節是一篇關鍵而義與不義尤為吃緊

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

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諸侯執而歸之京師事在成十三年不肯為君於是負芻得復其位

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

當時君子之論以今我君諸樊居長誰敢廢嫡立庶使我居少子臧能守臣節於義當嗣君位以好犯君位而有國

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奸君有國非吾

非我守節之道也願自比附於子臧無為下愚而失節

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

季札棄其妻室而耕於野諸樊乃舍札而自立

立之棄其室而耕乃舍之

十四年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人宋人

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

林曰秦晉兵爭始於韓而終於十三國之伐

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伐秦

櫟役在十一年

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以報櫟之

經所以不書晉侯即是遷延言經所以不稱晉侯

役也晉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

此篇論事以晉師為主論文以變屬為主前案後斷只極寫一變伯之汰以末段收拾通篇也看他一路布置有伏筆有襯筆有正筆有反筆



起手一行特作鄭重之

筆便伏汰字之根以下  
詳寫具舟先濟勸濟多  
死鄭進多從直至械林  
不成總所以反觀變伯  
之歸之汰也荀偃馬首  
是瞻正與變伯馬首欲  
東相對是汰字正位莊  
子從師之言伯游實過  
之悔亦都是反觀之法  
結之曰遷延之役將晉  
侯待竟六卿帥師許多  
鄭重化為烏有汰之罪  
可勝誅耶

以進及涇

音經

不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

諸侯之師不肯  
渡涇涇水名

晉叔向  
上声

魯叔孫豹

詩邶風篇名義取深則厲  
淺則揭言己志在必渡

因穆子賦詩知其  
必渡故為之備舟

賦匏有苦葉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

即公孫蕞

言與人同伐而不  
肯濟是持心不堅

濟鄭子蟜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

其取惡於人  
莫甚於此

將何以自  
保其社稷

取惡莫甚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

三宿為次此  
為諸侯遷延  
置毒藥於涇  
水之上流

諸侯之師而勸之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

師渡水多  
遭毒而死

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

晉師及諸侯之  
師皆從而進

械林秦地今為華  
州屬陝西同州府

秦人  
不服

師皆從之至于械林不獲成焉荀偃

荀偃為晉  
中軍將

令明日早  
起即駕車

填塞其井平夷其壘  
使地平可以為陣

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壘唯余馬首是瞻

言晉國之命令從未  
有以馬首是瞻者也

晉在秦之東故  
曰欲東歸也

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

惡荀偃自專  
故棄師而歸

時欒將下軍故下  
軍之師亦從而歸

左史晉大夫  
莊子即魏絳

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

按晉悼既為報秦而合  
諸侯理應親帥將士庶  
幾軍令嚴明乃止待于  
境觀望不前六卿雖備  
豈令諸侯之師能聽命  
乎一路遷延光景寫得  
見戲與常敵人早知其  
情宜乎不獲成矣荀偃  
之令實為遷延起見亦  
不為過策未自揣其言  
之汰也乃知亂命者不  
在與國而在同僚晉君  
若在其向地此則思歸  
上之蒐將及歲耳何敗  
累一至于此總由安樂  
思終之諛晉侯少會心  
耳為人主可不慎歟



按左繡評此篇兩半讀

法謂上半以遷延之役

煞住樂賊曰為下半起

首言各以報櫟之役作

提也又謂自樂賊至末

連讀情也攝也乃是插

斷法若自起至解經則

遷延之役句又是插斷

法據愚見上半敘戰事

是正傳直至解經方住

秦伯問士鞅乃下半起

手下半論樂伯之汰是

餘波也而其所以汰上

半已備敘之文雖兩截

而意仍申遞也。按事

論文不獲成以上歷敘

晉師遷延荀偃令曰以

下正敘樂壓之汰即以

解經作遷延餘波以論

樂氏作敘汰餘波似乎

亦可讀者審之

此以樂賊之死反襯樂

伯之汰而以逐士鞅正

寫其汰與馬首欲東映

合此下可以直接秦伯

一番問答節又補寫書

法而以情者正陪之以

攝者反陪之然後極論

其汰之必亡作結見一

篇極有針線文字細玩

其前後反正伏襯處可

悟烘雲托月之法

○據愚見以解經一段

結清上截論晉師之遷

延以樂賊日一段提起

下截評樂氏之將亡豈

新訂左傳

卷之三

夫子謂荀偃命馬首是

時樂壓將下

軍魏絳佐之

待軍帥而歸乎

故曰

我今先歸

從吾帥也

伯平

夫子曰

夫子命從帥

樂伯吾

帥也吾將從之

從帥所以待夫子也

伯游

有惡荀偃歟獨不一

伯游荀偃字言唯余馬首是瞻之令實為過言

恐戰敗被

念軍事為重歟

悔無及矣軍帥不和是遺秦人禽獲之多也

擒故命令

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

秦禽乃命

諸侯之

師皆歸

遷延荀

退也

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樂賊曰此役也

報前口敗於櫟之故也

功而歸

不能報

可恥孰

報櫟之敗也役又無功

晉之恥也吾有二

位於戎路敢不恥乎

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士鞅士

二人馳入秦師

滅遂戰而死

而汝

兄將下軍弟為戎右

敢不以無

故曰吾家有二位

功為恥乎

士鞅士

何之子

位於戎路敢不恥乎

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士鞅士

二人馳入秦師

滅遂戰而死

而汝

我弟

戰死

汝子

生歸

召之余弟死而子來

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

逐余亦將殺之士鞅

奔秦於定齊崔杼

音杵

仲江宋公

孫師之子

經不書名而但言齊人宋人

前向之會

者以其臨事情不修也

經止書齊

宋華

去聲

閱仲江會伐秦不書

情也向之會

襄公上

六十

新訂左傳

卷之三

襄公上

六十

新訂左傳

卷之三

襄公上



不事順而文暢則是兩  
截起手俱以報機作提  
筆次作者特意欲顛倒  
布置以免平鋪直索之  
病帆隨湘轉望衡九面  
令人莫測其來踪去跡  
也○以兩經合解亦是  
錯經以合異也而以兩  
意分四層敘事有顯換  
用筆有伸縮神化無比

人宋人亦  
此意也

向會亦以北宮  
情慢而書衛人

今於伐秦而又書名何也以其  
能自整攝從歸子崎俱濟涇也

先見  
滅亡

也。秦伯問於士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

豈非以其汰侈  
有取亡之道乎

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汰乎。對曰。然。欒

言難汰  
修已極

猶可免  
於滅亡

致滅亡者在其  
子盈之身乎

廕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秦伯曰。

武子欒書也。廕之父。言其有德及於民。晉人感而思之。如周人之  
思慕召公焉。按武子殺三郟。弑厲公。橫惡極矣。此云有德何故。

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

召公所樹甘棠。周人思之。尚不忍伐  
其樹。况廕為書之子。而不愛之乎。

盈雖有善尚  
未能以及人

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廕死。盈之善

欒書之德施於民  
者已久。而沒忘矣。

而廕之汰虐。其結怨  
於民者。方且彰著。

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廕之怨實章。

所以其禍  
必在盈也

以士鞅之  
言當理

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

使復  
歸晉

而復之。



敘福善禍淫之理極圓  
極透

○有大惡而不亡。先世  
之德及之也。未有大惡  
而亡。先世之德不足以  
及之也。人不可徒恃先  
世之德為我庇。但當慮  
子孫之不自我立。則  
永久而常存也。



十四年

衛侯出奔齊

戒勅孫林父甯殖二人使入朝共宴食

皆服朝服而待命於朝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服而朝日

日已晏矣而公猶不見召

○此即定姜所謂舍大臣滅師保之罪

從公於圍

不召而射鴻於圍二子從之不釋

皮冠田獵之冠也君敬大臣當釋皮冠相見

既不召食而又無禮故怒

臧文子私也

皮冠而與之言一子怒孫文子如戚孫蒯

蒯文子之子入使于衛

大師樂官詩巧言之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虞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戚河上邑公

入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欲歌此以諭文字

師曹亦樂人請歌此章

○周云此初字都于百忙中用橫插之筆非追敘例也

章大師辭師曹請為之初公有嬖妾使師

○歷觀衛侯行事只是昏庸並無所謂暴虐者此二字賊臣誣而叛之母氏嫉而罪之奈何胡氏亦從而和之遂使天下後世為強臣者益無忌矣吁可慨也乎

曹誨之琴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

○使師曹歌詩即定姜所謂與小臣謀之罪

報公之鞭亡也公遂允其請而使之歌

師曹欲歌之以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

恐孫蒯不解既歌而又使誦之

○按已字在定公心中已然文子獨不反躬自問

遂誦之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

我若不先作亂公必害我

乃并將妻紉皆居於戚

先必死并紉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

○從來人臣事君以禮為強則君畏如汲黯魏徵是也以慢為強則君忌如王莽桓溫是也今林父跋扈兩朝先君已忌之矣其驕慢不忠之迹雖未見於本朝而公登亦登早其形於鄰國今反曰君之暴虐是懼



抑何所見而云然耶蓋其蓄謀非一日矣故於此時殺公使追射公豈一無所持乎特在善晉大夫之將伯耳跡林父之心其即賊檜之心歟而胡氏猶曰經書衛侯出奔而不書臣出蓋仲尼筆削不因舊史之文所以警乎人君者雖然君故當警而臣職當如是乎嗚呼聖人豈肯網常倒置哉

子展奔齊子魚從公後半人物先與前牛倒插而入此文與事所以一申也妙在無端插入粗心讀之鮮不以爲闕文

○寫出孫氏虎狼牙爪猙獰可畏賢如蘧伯玉亦莫之敢撓也蓋衛獻之昏懦酷似魯昭而林父之好惡實浮意如作者處處被君臣兩人罪過銖兩原自不同如繪真者不徒得其狀貌兼

之暴虐子所知也。大懼社稷之傾覆將若

之何對曰君制其國臣敢好之雖奸之庸

知愈乎遂行從近關出公使子蟜子伯

子皮與孫子盟于邱宮孫子皆殺之四月

己未子展奔齊公如鄆使子行於孫子

○奸惡已極古今罕有

○攻公事只點一筆左氏或亦深惡其不臣而略之耳阿澤在東阿縣

○周云太阿倒持愚云驅羊格虎

○政公事只點一筆左氏或亦深惡其不臣而略之耳阿澤在東阿縣

○孫子又殺之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

于阿澤鄆人執之初尹公佗學射於庾

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

公孫丁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

射為戮射為禮乎射兩鞬而還尹公

新訂左傳快讀 襄公上 六十三 曲江書屋



移其神氣惟在有目者  
善定睛耳

言庚公不射丁 我與丁則疎  
者為共師也 遠而非師矣 而射丁

佗曰子為師我則遠矣乃反之公孫丁授

公轡而射之貫臂子鮮平声從公及竟公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定姜曰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

小臣謀一罪也先君有家宰以為師保而

按定姜深重林父可謂  
至矣成公十四年晉送  
林父歸衛定姜竭力為  
之周旋於定公之前此  
番叛逆罪不容誅而反  
為之左袒出脫重宗卿  
而郵國祚大抵亦魯哀  
姜宣姜之流輩也前二

罪俱是為林父吐氣後  
一罪乃為自己洩忿始  
於未亡人之哭嫉妬已  
見於嗣位之初今乘其  
亡而陷之烏足以為定  
論哉

指日吁不召不  
釋皮冠之類  
中悅手者櫛理髮者事先君者  
言為定公之夫人也○櫛音直  
而汝乃暴虐使  
如御妾然言不以

茂之二罪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

余三罪也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

叔弔於衛曰寡君使瘠在亦聞君不撫社稷

而越在他竟若之何不弔以同盟之故使

瘠敢私於執事曰有君不弔有臣不敏君

厚叔語雖君臣並說而  
意仍帶側大叔語意全

新訂左傳

襄公上

六十四

由工書



歸罪臣均可謂立言有體

君既不赦其臣之過

臣亦不帥循事君之職

君臣如此所以增其淫慝至於發洩而成逐君之事

不赦宥臣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

衛人使大叔儀對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

不以羣臣就於刑戮

乃自傷悼棄國而出

以此重貽魯君之憂

今魯君

君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君

好指

因瘠私於執事故曰辱弔羣臣

重恤謂慙其不敏也

不忘先君之好辱弔羣臣又重恤之敢

又謝魯君憂恤之大賜

復出使之命於君

拜君命之辱重拜大貺厚孫歸復命語

內守其國

臧武仲曰衛君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

鯀即子鮮也從君出外

或得人鎮撫其內

或得人營謀於外

有母弟鯀以出或撫其內或營其外

去聲安得不歸國乎

齊所滅寄猶之鄰國託也

○跟上文歸字

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及其復也

言其貪也

穀衛大夫從君出而逃歸

以其從君故

以邾糧歸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言我初從君出非悅之也不得已耳

以狐為裘美衣也而羔袖雖惡亦少喻己一身盡美雖從君其惡亦不多

辭曰余不說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

○愚按衛獻而果暴虐也豈能信任儀展鮮二賢才乎三人而非賢才也厚成武仲豈肯贊揚表彰乎以敘議作斷案情實了然此作者所以不解經而正以不解解之也

○至此連敘兩筆不肯放卻道賊如此方為有文有行王云又從右宰拖出正案遙結之更奇正案結如此卻是奇也



此是篇奇闢文字道理本自平正但當時無人見到耳看作者故意寫成一種不經人道語也晉侯以出君為甚卻突接其君實甚此種筆

之衛人立公孫剽剽穆公之孫是為殤公孫林父甯殖相之即文子也以聽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弔失國曰唁

衛侯與之言虐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皆暴虐臧孫退而以見衛侯之事以告人曰

不得入矣其言糞土也亡而不變何以復馬氏糞土只作無理可駭惡解林註賤踏羣臣如土芥非變其初志

國子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臧孫聞武仲之言皆順道理

之或推之欲無入得乎臧孫又謂其人曰其人蓋即先所告之人

說謂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後送為推衛侯歸傳為二十六年

師曠待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師曠晉樂太師名曠字子野

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或者衛君所行實甚非臣之罪也○當頭一棍便自嚇倒晉侯實甚卻撇開將良君處籠一

撫營輓推字簡而句雋以遙對作收束攤局一新

十四年 晉師曠論衛侯

此是篇奇闢文字道理本自平正但當時無人見到耳看作者故意寫成一種不經人道語也晉侯以出君為甚卻突接其君實甚此種筆



意最奇警動人只此一句已振通篇之局矣

筆作提急入民字鋪敘令晉侯無閒可以再詰

劈手提明一筆下以一反一正申說其意已了卻突從天生民說起展大議論大鋪排熟玩可得另提開局之法

按通篇發皇道義字字警拔深為暴君虐民者戒人主守此又何二帝三王之區別哉妙在不著衛事一筆只作繩裡針鋒反正抑揚虛實觀貼皆歸至正所以為佳讀者不必拘泥衛事以論文要知立言者亦難執衛事以對公也若以事評文則曠之居心亦險矣然獨不解晉悼有討賊之志不謀及卿士而謀及樂師豈以荀偃士句皆跋扈之臣耶抑謂曠多才必決奇計以懲通耶奈何一問再問而卒不能討悼其強弩之末歟曠殆早知其無能為而故借端以相勵也或有謂曠為孫甯游說恐未必然吾於論石言而信之矣

按善賞四句總皆以輔佐之實而申明之乃收上筆也馮氏以為束上轉下非是自王

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

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

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

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

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

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

為之貳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

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

庶人工商阜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

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

本無可出之理

若為人主而困苦其民

又何用此君也

○此必湯武為之臣而後可也若孫甯乃是曹瞞朱溫流輩

又提出天字壓倒君字開下

使主司牧養斯民之任

而勿使失其天命之性

既有君而又為之設卿相

以副貳之

使為君之師保以訓導之

勿使君越於法度

側室支子之官

貳宗宗子之副貳者

僕

上有善則宣揚之

有過則匡正之

有患難則救解之



以下又叠轉到天子諸侯身上暗言不但有

佐而已君有大

兄弟弟可以

察二字意義

過察夫解若

惟重複無味

四字亦成卷

是用重筆追述一層跌

下面一段波瀾文字

使局勢不致流於散漫

而歸結亦有根矣

有關失則更革之

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

又有史官為有瞽瞍為詩有樂工歌誦有大夫奏事書以記善惡以見諷刺以為箴諫以為規誨

其政。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

士卑不敢徑達聞庶人賤不得與政商人見君政惡則旅百工見君不善君過則傳告大夫則但誹謗於道陳不正之物以諫各獻其所執之

士傳言。庶人謗。商旅于市。百工獻藝。故夏

藝事夏書亂征篇適人行入之官也木鐸以諫金口木舌以徇於道路而求歌謠也

書曰。適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

所謂百工。俞云引古例有適人徇路之事恐人君失其常度以求直諫也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

此一筆打轉迴應提筆前從失性說到失度用虛筆對說此從失度說到失性用實筆遞說章法回環最為圓密

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於民上

言失民天意必如此。將之性也。出君事虛收勁爽

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自始至終皆是責難於君而不及臣細按師保勿使過度大夫規誨等語亦謂有是君則有是臣也豈非烘雲托月之筆乎設當日悼公復能究詰林父規誨與否師曠未必不侈口而談也

○傳晉侯問師曠之後

又問衛故於中行獻子

對曰不如因而定之衛

有君矣伐之未可以得

志而勤諸侯冬會于戚

謀定備也。有君謂劉

已立勸君定之此乃所

謂為孫甯出脫也不止

游說而已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

靈王將昏於齊故使人賜齊靈公命定公劉夏也位賤以能而使之傳稱諡舉其終也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大公右

大公為周太師使世襲其爵

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師。以



文詞古雅琅琅可誦後人誥命體裁之權輿也

以表帥東海之諸侯

我周室所以至今不敗壞者

繫語助辭

表東海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今余

齊靈公名壞

率循也

烏兮反 纂繼乃祖乃父之業

無忝辱太公之舊典

命女環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無忝乃

戒汝敬謹

無廢棄我今日之命

杜註因昏而加褒封傳言王室不能命有功也

舊敬之哉無廢朕命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十一終



